

中國文學精華

清文評註讀本

第二冊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5 6947B

清文評註讀本卷二

序跋

書淮陰侯列傳後

韓信，淮陰人，佐漢高祖定天下。初爲齊王，改封楚王，後降爲淮陰侯，卒爲呂后所殺。史記有淮

陰侯列傳。文體爲序跋類，與跋最相似，但金石文字多用跋，而書後則參論事或論史。

陳宏緒

見論辨。

楚有張君燧，讀書好聲去奇之士也。云「廣南有韋土官，自言淮陰侯後。當鐘

室難聲去作，淮陰侯客某，匿其三歲兒，知蕭相聲去國素與侯厚善，客往見之，微示侯

無後意。相國仰天歎曰：「嗟乎冤哉！」淚淫淫下。客見其誠，以情告。相國驚曰：「若

能匿淮陰侯兒乎？中國不可居矣，急隱跳陶南粵趙佗駝。」遂作書遺客匿兒於

佗。曰：「此淮陰兒，公善視之！」佗養以爲己子，而封之海濱，賜姓韋，用韓之半也。

今其族世豪於海壩如員切間，有鄉贊侯所遺之書，尉佗所賜之詔，勒之鼎器。」

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

陳子曰：『炎漢之初，何多義俠哉！淮陰侯客，較魯朱家之匿季布，抑又有難焉者。夫子房之博浪沙中，誠俠士之尤也；其後劇孟郭解繼之。百年之間，流風餘習未泯，甚矣其多義俠與！夫忠烈之死，與功高不賞之臣死而非其罪者，造物每巧爲去聲之庇其後。國朝方正學異，血殿庭，族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；而一綫之脈，卒存於寧海典史魏澤之手，非獨人力也，蓋亦有鬼神之助焉。

予嘗怪趙佗以維結讀如箕踞之君長，而薄粵中無足與語，遇陸生迺蹶姑衛切然而起。今以韋君之事觀之，佗固人傑也哉！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，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。悲夫！

此事聞所未聞，持論尤善。

【註釋】【廣南】廣東南境。【土官】自明以來，湖廣、川、滇、貴州等處，凡羌、番、苗、獠聚居之地，皆設土官世治掌之，如宣慰、宣撫

安撫、長官等及指揮使司與千戶百戶等，是爲武職；知府、同知、知州、知縣、州判、吏目等，是爲文職。概謂之土官。其後以次改土歸流，今

南、廣西等省尙有之。【鐘室難作】鐘室，長樂宮懸鐘之室，陳豨反，高帝自將擊之。韓信陰與豨通，信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。呂

后與蕭何謀，詐言絳已死，給信入賀。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鐘室，遂夷信三族。【蕭相國】名何，沛豐人，從高祖起兵，與韓

信、張良同稱三傑。後爲漢相國。【淫淫】流貌。【急跳】急，謹也。跳，通逃。【南粵】今廣東番禺縣東，有趙佗故城。漢時南粵疆城

甚廣，並及廣西安南境。【趙佗】佗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即自立爲南粵武王。【壩】岸

邊地。【鄧侯】鄧漢縣，屬南陽郡，今湖北光化縣東北。漢封蕭何於此。【炎漢】漢以火德王，故曰炎漢。【魯朱家之匿季

布】見周樹槐漢高帝論。【子房】姓張名良，封留侯。子房，其字也。【博浪沙】見周容狙擊論。【劇孟】漢洛陽人，以任俠

顯諸侯。文帝時吳楚反，周亞夫至河南而得孟，喜曰：『楚舉大事而不求孟，吾知其無能也。』其爲時所重如此。【郭解】軹人，字翁

伯，亦漢時大俠，徒黨甚衆。有詆解者，客爲殺之，而解不知。丞相公孫弘，遂族誅解。【國朝】指本朝。明季遺老，多有不屑屈事滿清者，

故仍稱曰國朝。【方正學】名孝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寧海人。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。燕王棣入京，卽皇帝位，召孝孺草登極詔。孝孺

哭罵擲筆於地曰：『死卽死耳，詔不可草。』帝大聲曰：『汝獨不顧九族乎？』孝孺曰：『便十族，奈我何！』聲愈厲。令以刀抉其口，兩旁

至兩耳，復錮之獄，大收其朋友門生，盡殺之。然後出孝孺，磔之聚寶門外。孝孺慷慨就戮，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。此數據明史言，與文不

符。【寧海】縣名，今屬浙江省。【魏澤】孝孺既死，典史魏澤，爲匿其幼子。至仁宗時，仁宗嘗諭羣臣曰：『若孝孺輩，皆忠臣也。』

昭從寬典，始知孝孺有後。事見朝野彙編，浙江通志亦載之。【魃結】謂一撮之髻，其形如椎也。【箕踞】謂曲兩脚，其形如箕也。

【陸生】名賈，楚人。高祖使陸賈至南越，尉佗魃結箕踞見之。及聞賈言，迺蹶然起坐曰：『越中無足與語，今生來，令我聞所不聞。』

【蹶然】驚起貌。（禮孔子閒居）子夏蹶然而起。【藐孤】藐，弱小也。孤，無父者之稱。（左傳僖九年）以是藐諸孤，辱在大夫。

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

守望社題詞

守望社解見文中。題詞之體，多以韻語爲之，亦有隨意書數十字者，乃變體也。

陳宏緒

予讀東魯王禎書，載所爲河北鋤鈕同社，心好去聲之。其社以十家爲率，律先合

治一家田。是家供其飲食畢，則以次合治諸家；不旬日，諸家悉遍，自相率領，樂洛

事趨功。有疾病不任田者，又合衆力助成之。秋納禾稼畢，輒豚蹄壺酒，遞相犒勞，

去聲已。予讀宋雜記，又載所爲弓箭社，乃羣集葉。彼南畝之人，講技擊，角拳勇，習

坐作進退，務使人自爲戰，家自爲捍侯切。禦，一時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諸軍，盡

皆沿襲其制，衆遂至七百餘萬。私謂世之攻文藝與詩與禪者，什伯爲社，旣無能

裨貧夷切補生民；他如酒社梨園社，尤足靡財帛而敗風俗。獨此兩社，實有益而可

喜，欲舉其遺法，試之州郡間。

戊寅，刺晉，僅百餘日而罷；庚辰，令舒，又僅四十日。其後護軍皖上，復去聲與職

守不相涉，雖屢言之，而卒無聽。今幸徙居石賀，苧寧蒲糲糲，裋釋比避閭狎處，適

又風鶴屢驚，介馬踵至；於是乃合父老子弟，刑牲而盟，授以器，申以約，課以糧。餼
粗，牀魚切齊以步伐，導以和睦，倣兩社而並用之，更平聲名曰守望社。

盟既已，復進而勗。旭曰：「記有之：『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。』去聲也。」其本

則在於食與兵。今夫有一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骨肉；有三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戚黨；有六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朋友；有九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犬馬雞豚；非其仁之異也，獲所以敦仁之基也。今夫有鑿鑿，鑿，插而無不以身衛其親；有戈矛，而無不以身衛其家室；有甲冑，而無不以身衛其閭里；非其義之殊也，獲所以崇義之源也。然則茲社也，而又豈徒食與兵之是務哉！予方將抱六經，荷上聲諸史，任壬輦連上聲，樹藝醫卜之書，與諸良氓共讀於耕桑矢石之暇，尙其俟之。」

先生抱經世大略，讀此可以想見。文亦魚魚雅雅，有輕裘緩帶風度。

【註釋】【弓箭社】（宋史兵志）「知定州滕甫言，河北州縣近山谷處，民間皆有弓箭社。」按即今民團之類。【餼】餉田食

也。（詩爾風）饁彼南畝。【振武保捷宜毅義勇諸軍】振武軍，咸平中由保安保毅軍內，選有力者，各於本州置營，升充保

捷軍，咸平中由陝西沿邊，選鄉丁保毅升充。宣毅軍，慶曆中由京東等路，募健勇，或選廂軍爲之。義勇軍，慶曆中籍河北強壯，得二十九

萬五千，揀十之七爲義勇。【刺晉】士業會爲晉州知州。晉州，今河北晉縣。清稱知州爲刺史，沿古名也。【令舒】疑即安徽舒城

縣。【皖上】皖，水名，出潛山縣天堂山之龍潭，至縣東崩河，合於潛水，南至懷寧縣西皖口鎮入江。【苧蒲】笠也。齊語作茅蒲。

【注】茅或作萌，竹萌之皮，所以爲笠也。【襪襪】麤堅之衣，勞力者所服。【比閭】閭，里中門也。周禮大司徒，五家爲比，五比

爲閭。【風鶴屢驚】謂聞風聲鶴唳，卽驚惶也。見陳庚煥說犬。【介馬】被甲之馬。【覆種】覆種也。謂農田播種後，又以土覆之

也。【粗】同鉏，去穢助苗長也，又耕而土起也，鉏去聲。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】見禮記鄉飲酒義。【鏹】大鉏

也。【鍤】起土之具。【任輦】任，負也。輦，以人力輓車也。詩小雅，我任我輦。

書李斯傳後

李斯，楚上蔡人，仕秦。始皇既定天下，斯爲丞相。史記有李斯傳，幾及萬言，往往專敘趙高，亦有附於蒙恬

傳內者，是附傳之創例也。

徐枋

字昭法，號俟齋，江蘇長洲人，少詹事，泚子。明崇禎舉人。泚殉難後，隱居不出。有居易堂集。

李斯傳一篇中，而載趙高事，居十之八。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，而以秦亡天下竟之。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，無非斯之爲之也；此所以爲斯傳去聲也。

當始皇之崩，斯爲丞相，天下事係於斯，而乃聽高所爲，矯詔而易其主，而高

無不可爲者矣。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，此一聽之，而天下事無不聽之；而聽之者斯也，自然之勢也。夫高之得恣其志，由於立胡亥；而立胡亥，由於斯之聽高。聽高而卒以殺其身，夷其族，而并以弑秦之君，而亡秦之天下。於此見殺斯之身者，非高而斯自殺也；夷斯之族者，非高而斯自夷也。然則弑二世而亡秦者，獨非斯耶？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，而終之以弑君而亡天下而爲斯之傳也。太史公作此，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，深切著明矣！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，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。李斯之聽高，非爲持爵祿哉！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，而并其身族而殉之，而并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殉之。則究二世之所以弑，秦之所以亡，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。則盡趙高之事，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。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。作一傳而旣以垂戒萬世之君，復以垂戒萬世之臣，則其書之關係何等，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？故太史公自謂作史記，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，豈虛也哉！豈虛也哉！

宋儒鄭夾漈祭先生作通志，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，入宦官傳。此在通志，又爲不可奪之例，夾漈固不誤也。二者並行不悖者也。若二者互易之，則皆謬矣。史學難言哉！

直誅斯心，爰書自定。夷族亡秦，均斯所爲。史公垂戒之心，昭然若揭，是謂讀書得閒。

【註釋】【篇末直以高事句】篇末叙子嬰卽位，令韓談刺殺高，夷其三族。李斯傳而以趙高事結束，此誠垂戒之深意也。

【而以秦亡句】子嬰降軹道旁，沛公因以屬吏；項王至而斬之，遂以亡天下。【始皇之病五句】始皇帝至沙丘，病甚，令趙高

爲書，賜公子扶蘇，與喪會咸陽而爲嗣。書已封，未授使者，始皇崩，書及璽皆在高所。高留所賜璽書，因與丞相斯謀，詐爲受始皇詔，立胡

亥爲太子，而賜扶蘇及蒙恬死。太子立，爲二世皇帝。【殺其身二句】高誣斯子由與盜通，論腰斬咸陽市。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

【弑秦之君】二世居望夷之宮，趙高劫令自殺。【太史公】漢司馬談爲太史令，子遷繼之，皆稱太史公。【持爵祿】斯慮

蒙恬爲丞相，聽高所爲，而立胡亥，有患失之心，此斯之所以制於高也。【獲麟之絕筆】武帝至雍，獲白麟，遷以爲述事之瑞，上紀

黃帝，下至麟止。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。（春秋）西狩獲麟。（注）麟者仁獸，聖王之嘉瑞也。仲尼傷周道之不興，感嘉瑞之無應，故因魯春

秋而修中興之數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，所感而作，固所以爲終也。【鄭夾漈】名樵，字漁仲，宋莆田人，官至樞密院編修。居夾漈山，學

耆稱夾深先生好爲考證倫類之學，著有通志二百卷。

廣東新語自序

屈大均

字翁山，廣東番禺人，明諸生。有翁山文外詩外，廣東新語、羅浮道士集等書。

廣東新語一書，何爲而作也？屈子曰：『予嘗游於四方，閱覽博物之君子，多就予而問焉。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，平昔識讀如之於己者，悉與之語；語既多，茫無端緒，因詮次之而成書也。』

或曰：『子所言，止於父母之邦，不過一鄉一國，其語爲小。』予曰：『不然。今夫言天者，言其昭昭，而其無窮見矣；言地者，言其一撮土，而其廣厚見矣；言山水者，言其一卷平聲石，一勺，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。夫無窮不在無窮，而在昭昭；廣厚不在廣厚，而在一撮土；廣大不在廣大，而在一卷石；不測不在不測，而在一勺；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。夫道無大小，大而天下小，而一鄉一國有不語，語則無

小不大。』然而何以新爲名也？』曰：『吾聞之，君子知新。吾於廣東通志，略其舊而新是詳，舊十三而新十七，故曰新語。國語爲春秋外傳，世說爲晉書外史，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。不出乎廣東之內，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。雖廣東之外志，而廣大精微，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。知言之君子，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。』

書成，自天語至于怪語，凡爲二十八卷；中間未盡雅馴，則嗜奇尙異之失，予之過也！

粵爲我國革命發源之地，安得如翁山者爲撰今日新語乎？

【註釋】【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六句】語本（中庸）【語小天下句】語見（中庸）【廣東通志】各直省之志

書，皆稱通志。【國語】書名，周左邱明作。分國紀事，爲史之一體，史通謂之國語家。【外傳】（釋名）國語又曰外傳。春秋以魯爲

內，以諸國爲外也。（韋昭國語序）「以其文不主於經，故號曰外傳。」其人爲史所不載，別爲立傳者，或於正史外，別爲紀載者，皆曰外

傳。【世說】書名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。所記皆軼事瑣語，小說家言也。【外史】稗史之稱。【範圍天下句】（易繫辭）範圍

天地之化而不過。【交廣春秋】書名。【南裔異物志】書名。【雅馴】溫文也。（史記五帝本紀贊）其文不雅馴，薦紳先

書梁公狄甲乙議後

梁名以樟，明史附王世秀傳，著有甲乙議。

魏

禮

群弟，字和公，一字季子。有季子文集。

嗚呼！讀公甲乙議諸書，幾欲引刀自搯。

智蔭切

其胸，狂呼累日夜，恨當時奸臣

獨營其私，充耳矐。

擊

目，安坐持牢，視國家宗廟封疆，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，卒致

國事崩壞，身斬家滅，以迄於今也。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宗忠簡之疽發背，有以也夫！

按公初授太康令時，賊盤踞中州，舉境內無慮皆賊。公與其兄以柑，

木字仲

悉

志力拒之，聞殺賊名，督撫上

聲上

其功，調商邱。當時天下無堅城，號將帥者擁兵觀

望，惕息恇。

匡

懦而不忍前，而督撫大吏不能辦賊，託招撫之名以長

聲上

養之。河南

稱殺賊者，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。噫！使天下皆如二邑令，處處遏賊，雖至

今治平可也。賊數萬衆，急攻商邱；城陷，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。公傷仆亂尸中，商邱民救之，三日復甦。蘇同云：於是公逮刑部獄。獄中上書陳六事，皆切中時務。公不死，天也；冀得達天子用其言，事猶有可爲者，執政闕過之不獲上。旣天子以爲無罪，出之獄，數日而京師陷。公又幸不死，與其兄冒死禍南下，所過勵忠義，結連草澤豪傑，圖復讐。至南，南人以爲從天而下也。蓋當時豺虎滿道，南北隔絕，無能達者。而公兄弟特至，至則上條議，及豪傑姓名山砦衆，義勇於當事。公旣參史閣部軍政，益條陳，大抵以收拾山東河南北爲江淮屏蔽，進足以取，退足以守，使強本固勢，乃足使諸悍將爲要領。觀其書，所經畫縷分，燭照數計，雖事後目擊者，不能如是。閣部題公兵部主事，經理河南，待數月，命不下；命下，則勢不可爲矣。公始事河南，終思用河南人，皆不獲展其志。悲夫！

予讀其書，剴切練要，宋李忠定王文成，其論事陳奏，弗是過也。嗟乎！使當時無此言，未足大恨，言之而卒不一聽，天乎，何至此耶！公之書，瞽者可見，聾者可

聞痿如帷痺卑者，可蹶然起而當世柄臣具五官百骸肉其軀，飲食其腹，乃使

東河南北之地，不力爭；可挈而歸我者，棄之不復顧。而公每條一事，又並擇其經制之人，卽沐猴而冠，禮鼠而人拱，亦知其爲大利，斷然爲之不終日。今若此，豈非天哉！

公之兄病以死，且八年，而公將老，猶伏在草間，得與予論述往事，出其書對面讀之，張髯裂目，下血淚數斗。噫！此書傳不傳無足計，傳諸後世，將徒託空言，抑將不至託空言耶？其在天乎！其在天乎！

明季用人之不明，可以概見。才識如梁，而使抑塞以終，明社之屋宜也。

【註釋】【搯】刺也。【充耳】塞耳也。《詩·邶風》：「褻如充耳。」【矐目】目失明也。【持牢】《漢書·獻帝傳》：「監軍之計，

在持牢。」【宗忠簡】名澤，字汝霖，宋義烏人。建炎初，爲東京留守，屢上疏，請高宗歸汴，爲黃潛善等所阻，疽發於背而卒，諡忠簡。

【太康】縣名，今屬河南省。【賊盤踞中州】明末流賊李自成起於米脂，熾於河南，舊稱河南爲中州，以其居天下之中也。

【無慮】猶言大率也。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：「無慮萬二千人。」【商邱】縣名，今屬河南省。【恇】怯也。【河內】縣名，今河南沁陽

縣。【王漢】披縣人。崇禎進士，調河內知縣。在行間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善用間諜，威名大著。【甦】死而更生也。【闕】壅塞也。

【京師】崇禎十七年，李自成陷京師。京師，今之北平也。【砦】山居木柵爲砦。【史閣部】名可法，字憲之，祥符人。崇禎進士。福

王立，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，城陷被殺。後人稱爲史閣部。【燭照數計】喻料事之明也。（韓愈文）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

【李忠定】名綱，字伯紀，宋邵武人。靖康初，爲兵部侍郎。高宗即位，首召爲相，修內治，整邊防，講軍政，力圖恢復。黃潛善等沮之，七十餘日而罷。卒諡忠定。【王文成】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明餘姚人。弘治進士。正德時巡撫南贛，平大帽山諸賊，定宸濠之亂。卒諡文成，世稱

陽明先生。【痿痹】肢體不仁之病。【五官】耳目口鼻心也。兩手及口耳目，亦稱五官。【沐猴而冠】（史記項羽本紀）人

言楚人沐猴而冠耳。【禮鼠而人拱】（埤雅）今一種鼠，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，謂之禮鼠。

吳楚人詩序

楚，古野字。野人，姓吳，名嘉紀，字賓賢，泰州布衣，居安豐場，瀕於海，苦吟無知者。周櫟園侍郎盛稱之，由是

陋軒之名，與清初諸詩家埒；王阮亭亦絕重之。所著曰陋軒集。此序跋類之通行序體也，凡冠之書冊首者準此。

計東

字甫草，號改亭，江蘇吳江人。弱冠著籌南五論，上於史可法，可法奇之。順治間，舉順天試，三上春官不第，與吳

中名士，結社論文以終。著有改亭文集。

今天下何處上士之多也。以余所見，今富貴利達之家，其坐客多世俗之稱

處士者焉。彼富貴利達者，視其家玩好去珍異之物無不具，獨不能具古今載籍

之語，乃挾其勢利，思籠龍罩切，致一二貧賤失志，稍知詩與文，又自驕語爲高士者，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。而彼驕語爲高士者，汲汲然欲以其詩與文求知於人，遂俯首甘心，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玩好而不辭。

余觀古之處士，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之人，特其終身所受知者，一人而已；名且顯於天下。古富貴之人，於天下士，固無所不好。然誠能得士之報，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。然好士者，亦不過一二士，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也。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，知從之遊者，獨信陵君耳。同時平原君亦好士，未嘗知毛公薛公在其國中也。以北郭騷之賢，幾不獲受知晏子；既知之，又幾失之；蓋知己之難若此。

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楚人之詩，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，可謂不愧處士。而當時大公卿好士者之衆，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之不愧，篤好而表彰之，若不及者，惟櫟歷園周先生一人。卽阮亭且云：『我在揚州三年，不知海陵有吳子，

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。』予益歎吳子爲處士，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也；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者之所可籠罩鉤致之者也。吳子之詩，於是乎可傳矣！

讀此段令人失笑，亦令人三歎。嗚呼！今則求充玩好者且不得，而俯首甘心者，益厚顏矣！

【註釋】【不能具古今載籍之語】言不能爲文章也。

【毛公薛公】史失其名，並趙處士。毛公隱於博徒，薛公隱於賣

漿家。信陵君至趙，從之遊。平原君聞之曰：『公子妄人耳，乃從博徒賣漿者遊。』

【信陵君】名無忌，魏安釐王異母弟，封信陵君，爲

戰國四公子之一。【平原君】名勝，趙惠文王弟，封於東武城，號平原君，亦戰國四公子之一。東武，今山東武城縣。

【北郭騷】

齊人，以養母求見晏子。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，辭金受粟。有間，晏子見疑於景公，出奔，過北郭騷之門而辭。北郭騷曰：『夫子將焉適？』

晏子曰：『見疑於齊君，將出奔。』北郭騷曰：『夫子勉之矣！』晏子上車而歎曰：『嬰亦不知士甚矣！』後北郭子自刎，以白晏子。景公

聞之，大駭，請晏子反國。晏子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，曰：『嬰亦愈不知士甚矣！』

【泰州】今江蘇泰縣。

【樂園周先生】

名亮工，字元亮，河南祥符人，官至戶部侍郎。

【阮亭】姓王，名士禎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，新城人，工詩。順治進士，官至刑部

尚書，諡文簡。【揚州】今江蘇江都縣等地。阮亭曾爲揚州推官。

【海陵】即泰縣，漢置縣，曰海陵，屬臨淮郡。

【司農公】清

時稱戶部尚書爲大司農。亮工爲戶部侍郎，故云。

奇零草序

奇零草爲張煌言所作。煌言，字玄箸，又字蒼水，浙江鄞縣人。崇禎舉人。國變後，與錢肅樂迎監國魯王於天台。

官兵部右侍郎。及魯王敗走閩中，去監國號。煌言復與鄭成功規取金陵安徽，未幾而成功之師潰於金陵。時煌言軍安徽，勢不可留，因走歸軍林門。嗣魯王薨，成功亦卒，煌言遂散軍，居落迦山。旋爲清所執，至杭城被害。奇零草，今見張蒼水全集。

姜宸英

字西溟，號湛園，浙江慈谿人。工詩古文詞，精書法，薦修明史。康熙乙丑，以第三人及第，授編修。典順天鄉試，坐事下獄死。著有湛園集、西溟文鈔、湛園札記等書行於世。

余得此於定海，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，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。今久失之矣，聊憶其大概，爲去聲之序以藏之。嗚呼！天地晦冥，風霾埋晝塞，山河失序，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，猶能時出其光焰，以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。雖其揜同掩抑於一時，然要以俟之百世，雖欲使之終晦焉，不可得也。

客爲余言：『公在行杭間，無日不讀書，所遺集近十餘種，爲羅羅卒取去，或

有流落人間者。此集是其甲辰以後，將解散部伍，歸隱於落迦嘉山所作也。』公自督師，未嘗受強藩節制；及九江遁還，漸有掣微肘帶，始邑邑不樂。洛而其歸隱

於海南也，自製一棹，置寺中，實糧其中，俟糧且盡死。門有兩猿守之，有警，猿必跳躑哀鳴；而問聲去之至也。從後門入。既被羈會城，遠近人士，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，無不持紙素，至羈所爭求翰墨。守卒利其金錢，喜爲請乞；公隨手揮灑，應之皆正氣歌也。讀之鮮聲上不泣下者。獨士大夫家，或頗畏藏其書，以爲不祥。不知君臣父子之性，根於人心，而徵於事業，發於文章，雖歷變患，愈不可磨滅。

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，疑立袁粲傳，聲去齊武帝曰：「粲自是宋忠臣，何爲不可！」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，君子譏之。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，建祠，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，此帝王盛德事。爲人臣子，處無諱之朝，宜思引君當道，臣各爲其主，凡一切勝國語言，不足避忌。余欲稍掇拾遺事，成傳略一卷，以備惇史之採，猶懼蒐搜訪未徧，將日就放失也。悲夫！

表章忠烈，議論激昂；末幅能言人所不敢言，尤徵膽識。

【註釋】

【定海】清直隸廳，今爲縣，屬浙江省。

【風霾】謂大風揚塵，土從上下也。天地晦冥三句，均寫國亡愁慘氣象。

【遷

卒。巡察之卒也。【流落人間】焯言被執赴杭時，防守卒史丙坐船首，中夜忽唱蘇武牧羊曲以相感動。焯言披衣起曰：「汝亦有

心人哉！」扣舷和之。遂日呼與語，因得藏其遺集。【甲辰】爲清聖祖康熙三年。康熙元年，魯王薨，桂王爲吳三桂所弑，成功亦卒。二

年，清軍下金門廈門；焯言知事不成，遂散軍隱落迦山。【落迦山】在定海縣東海中，俗名普陀山。【九江】縣名，屬江西省。成功

敗於金陵，焯言在安徽，貽書成功，略謂「上游諸郡邑，俱爲我守，今日所恃者人心，倘違舍之而去，如百萬生靈何？」成功不聽，撤師以

入海。清軍密布上下游，斷焯言歸路。焯言以九江有衆萬餘，乃決計西上；中途阻於清兵，改途得遁歸浙。【掣肘】掣，引之也。喻使人

作事，而阻撓之也。宓子賤爲單父宰，請借善書者，至單父，使書從旁引其肘，書醜，則怒之。書者歸，以告魯君。魯君曰：「子賤懼吾撓之。」

命毋徵發單父。見《說苑》。【邑邑】通怏怏，憂鬱也。【棹棺也】。【門有兩猿守之】焯言蓄雙猿以候動靜，舟在十里外，猿

鳴木杪，卽知間至，因得爲備。【間】諜也，亦謂之細作。時間緣山背攀藤而入，故焯言被執。【會城】猶省會，指杭州言。焯言至杭，枕

肱趙廷臣禮以上賓，許其故部曲之內附者來謁。官吏願見者，但拱手不起，終日南面坐。士民賂守者，皆謁求書翰，無虛日。康熙三年九

月七日，赴市；遙望鳳凰山，賦絕命詞，因被害。遺民萬斯大等，乃繚之於南屏之陰。【正氣歌】宋文天祥爲元所擒，作正氣歌三十

韻，不屈而死。【沈約】字休文，梁吳興武康人。著有宋書一百卷，及四聲韻譜等書。【袁粲】字景倩，宋陳郡陽夏人。宋順帝時，蕭

道成漸跋扈，有不臣之志。粲與劉秉謀誅之，不克而死。疑立云者，以對於新朝，不敢表章之也。【齊武帝】卽蕭道成，仕宋封齊公，進

爵爲王，遂篡宋。【歐陽修】字永叔，宋廬陵人。著五代史七十四卷。【韓通】并州太原人，仕周爲侍衛副都指揮使，及陳橋兵變，

趙匡胤帥師入汴，欲廢周主，通謀帥衆禦之。爲王彥昇所害，妻子俱死。五代史中無傳。後元脫脫撰宋史，有周三臣傳，韓通與焉。【李

芾】字叔章，其先廣平人，後徙汴。仕宋爲湖南安撫使。及元阿里海涯破潭州，死之。潭民亦多舉家自盡者。【長陵】明成祖葬長陵。

【方孝孺】見陳宏緒書准陰侯列傳後。【勝國】周禮士師「若祭勝國之社稷，則謂之尸。」後朝謂前朝曰勝國。【惇史】信史也。（禮內則）「皆有惇史。」惇史，惇厚之史也。

詩集自序

陳祖范

見論辨。

古無詩人，三百篇可知誰作者，十止得一二。蓋夫同扶下人而能爲詩，夫詩而皆有係於時也。

古之制，田功既畢，男女同巷夜績，有所怨恨，相從而歌；飢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。男女老而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間求詩，以備太史之采。是故王者不出戶牖，盡知天下所苦樂，洛此風詩之所由興也。

大抵詩之作，出於無心，則其情真；又必各有所爲，故其義實。情真義實，故一國之事，係一人之本；而匹夫匹婦之歌吟，可以察治忽也。後之詩人則異是。彼旣以詩自命，人亦以詩相屬，聲入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，詩爲主而心役焉。以詩役

心，則心非其心，特牽於詩耳。詩於是無真性情。以外物役詩，則作如不作，特緣於外耳。詩於是無真比興。去聲然而情實彌隱，詞采彌工，義理彌消，波瀾彌富；而又格律以繩之，派別必以嚴之，時代以區分之。回視詩教之本來，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
古之詩，男女自言其傷，而關盛衰；後之詩，文人學士，敝精勞神，期以鼓吹風雅，反或無與預於得失。其故何哉？誠僞之分，醇醜離之判也。

予於斯事不求甚解，而竊好反尋其本，收拾舊稿，其無爲而作者去之，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，止存其自吟自止，用適己事者，工拙所不計也。

非深於詩教者，安得有此言。

【註釋】【三百篇】（史記）「古詩三千餘篇，孔子刪之，爲三百五篇。」按節南山章，自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誚；巷伯章，自言寺人孟子作爲此詩；蒸民章，自言吉甫作誦穆如清風。其餘大抵不表姓氏，非若後世之欲以詩取名也。【同巷】（儀禮集傳）男女同巷

相從夜綰，至於夜中。故女功一月，得四十五日作。

【老而無子四句】何休云：「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，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采詩也。」

【風詩之所由興也】（詩國風關雎詩序）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，故曰風。【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】（關雎詩序）「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」蓋猶言一國之事，繫此作詩者之一人也。【比

興】(關雎詩序)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(疏)比者，見今之失，取比類以言之。興者，見今之美，取

善事以勸之。【格律】謂詩之格調，如法律之嚴也。(杜甫詩)晚節漸於詩律細。

【派別】如漢魏之詩為漢魏派，齊梁之詩為齊

梁派。唐宋分派，唐有初盛中晚之分。宋亦有南北之別。其餘名家之自成一派，後人尊奉之仿效之而認為宗主者，實指不勝屈。【時

代】如分別漢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是也。【鼓吹風雅】猶言興起詩辭也。【醇醜】酒之厚者曰醇，薄者曰醜，猶言厚薄也。

【用適己事】(漢光武賜寶璽書)「自適己事而已。」此言順我所欲，信口成吟也。

海舶三集序

舶，音白，俗讀作舶。

劉大櫚

櫚，音魁。大櫚，字才甫，一字耕南，號海峯，安徽桐城人。兩中順天副榜，乾隆丙辰，召試鴻博，庚午舉經學，皆報罷。

授黟縣教諭。著有海峯詩文集。

乘五板之船，浮於江淮，滄

鳥孔切

然雲興，勃然風起，驚濤生，巨浪作，舟人僕夫，

失色相向，以為將有傾覆之憂，沈淪之慘也。又况海水之所汨

骨

沒，渺爾無垠，

聲

天吳睽

閃

嗚，

釋

魚龍撞衝，人於其中，萍飄蓬轉，一任其挂罟

映

奔馳，曾不能以自

主；故往往魄動神喪，去聲不待檣摧櫓折，而夢寐為之不寧。顧乃俯仰自如，吟詠自

適，馳想於沆

聲 杭上

漑

械

之虛，寄情於霞虹之表，翩然而藻思

聲 去

翔，蔚然而鴻章著

振開寶之餘風，髣

仿

髴

非

乎杜甫高岑之什；此所謂神勇者矣。

余謂不然。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，大如日輪，響如霆轟，

呼 宏

則其於外物也，

視之而不見其形，聽之而不聞其聲。彼其視海水之蕩涵，

切 古穴

如重茵

因

莞

之安；視崇島之崕

跌

峴

孽

當前，如翠屏之列，几硯之陳；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

浮，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，歌聲出金石。若夫風潮澎

烹

湃

派之音，彼固

有不及知者，而又何震懼

摺

恐懼之有！

翰林徐君亮直先生，以康熙某年之月日，奉使琉球，歲且及周，歌詩且千百

首，名之曰海舶三集，海內之薦紳大夫，莫不聞而知之矣。後二十餘年，先生既歸

老於家，乃命大櫬爲之序。

海風浪浪，海山蒼蒼，文之佳境似之。

【註釋】【五板】八尺日板，官船長四丈也。

【潏然】雲起貌。

【勃然】風動貌。

【汨沒】浮沉之態。

【渺爾無垠】

渺水長也。垠，界限也。【天吳】海神也。（山海經）朝陽之谷，有神曰天吳，是爲水伯。【睽陽】疾視也。【宵】挂也。【馳想於

沈澗之虛】沈澗，海氣也。言馳其思想於海氣冥濛之中。【霞虹】霞低空所凝霧氣，因日光斜射而發光彩也。虹，日光射空氣內

所發光彩也。【翩然而藻思翔】翩然，自適貌。此言文思之高適也。【蔚然而鴻章著】蔚然，文深密貌。此言大文之發見

也。【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】開元天寶，並唐玄宗年號。杜甫，字子美，高適，字達夫，一字仲武，岑參，南陽人。

均唐之工詩者。杜甫號稱詩史，高岑亦多傷時之作，蓋遭祿山之亂，懷想開元天寶時也。【蕩漚】水涌出貌。【重茵莞席】茵，

褥席也。莞，草名，可作席。【陘峴】山高貌。【澎湃】水勢也。【徐亮直】名葆光，長洲人。康熙進士，官編修，賜一品服，使琉球，敕

封國王。【琉球】國名，在東海中，今屬日本。【薦紳】（史記五帝紀）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」紳，大帶之垂者。搢，插也。古之仕者，垂

紳搢笏，薦與搢通。

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

熊公，名廷弼，字飛百，江夏人。任遼東經略，爲人搆陷死。

全祖望

字紹衣，一字謝山，浙江鄞縣人。乾隆間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歸，不復出。其學淵博無涯涘，著有經史問答、漢書

地理志稽疑、鮚埼亭集等書。

明啓禎閒，東事之壞，如破竹之不可遏。一時大臣才氣魄力，足以搢拄
支拄
之者，熊司馬一人耳。

古稱溫太真挺挺若干丈松，雖礫同礫多節，自是足用。司馬之卞急，可則切

厲，蓋亦此種；用人者貴展其才，原不當使一二腐儒，操白簡以議其旁也。關門再出，廟堂諸公，忌其有所建白，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，漫夸六十萬兵平遼，爲之掣肘。時江侍郎秉謙，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，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，必誤國事，不幸言而中去聲矣。當國者苟有人心，卽寸斬撫臣以謝經臣，猶且不足；反以不能死綏罪之，是猶束烏獲之手足，使力不勝平聲匹讀作木。雖者代之任重，及蹶厥而償齊，則曰：『是亦獲有同咎，』可乎？

爰書將定，樞輔孫公承宗、大司寇喬公允昇、太僕周公朝瑞、刑曹顧公大章，皆援議能議勞之例；而太僕凡四上疏，佈如充耳。獨怪大司寇王公紀、大中丞鄒公元標、都諫魏公大中，亦皆力持以爲當死，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。

有明三百年，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，惟曾襄愍公銑先上聲，并司馬耳。曾死於西，熊死於東，英雄之所遇一也！

爲熊公呼冤，明季用人之顛倒，自可概見；而擠之死者，乃出自二三名儒，黨見之禍甚矣哉！

【註釋】【啓禎】天啓，明熹宗年號。崇禎，明懷宗年號。【東事】時清兵克遼陽，經略袁應泰，巡按御史張銓等，皆死之。因復命

廷弼經略遼東。【搯拄】支撐也。【熊司馬】時進廷弼兵部尙書，如古司馬，故云。【溫太真】名嶠，案《晉書和嶠傳》：「庾

顓謂嶠森森如千丈松，雖礫石多節目，施之大廈，有棟梁之用。」溫嶠傳無是語，作者誤引也。【礫石】小石攢積貌。此狀其節之突

起衆多也。【卞急恍厲】卞急，躁急也。恍厲，憤激不平也。【操白簡】《晉書傅奕傳》：「每有奏劾，或值日暮，捧白簡，整簪帶，

竦踊不寐。」故稱諫臣奏劾爲操白簡。【關門再出】關指山海關，時廷弼二次經略遼東。【廟堂諸公】兵部尙書張鶴鳴，忌

廷弼甚，凡王化貞所請，無不允；而於廷弼，則事事牽制之。大學士葉向高，爲化貞座主，亦左袒化貞。時既起廷弼於家，並進化貞右僉都

御史，巡撫廣寧，便宜行事。【漫夸六十萬兵平遼】初，化貞凡五出師，輒以無功引還。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，化貞上言願得

六萬衆一舉蕩平。朝臣自閣部逮言官，皆右之。及失廣寧，化貞敗還，向廷弼哭。廷弼微笑曰：「六萬衆一舉蕩平，竟何如。」案明史載稱

六萬，非六十萬。【江秉謙】字兆豫，歙人。時熹宗以經撫不和，詔廷臣議。秉謙言陛下命廷弼節制三方，則三方之進戰退守，當一

聽其指揮，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，欲退則使廷弼隨之退。化貞倏進倏退，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，退不知所以守。是化貞有節

制廷弼之權，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。至後朝議方撤廷弼，而化貞已棄廣寧遁。【反以不能死綏罪之】廣寧既失，熹

宗令刑部尙書王紀，左都御史鄒元標，大理寺卿周應秋，會審廷弼化貞獄，成，奏言王化貞宜服上刑；庶廷弼再起經略，卽繳有控扼山

海之旨，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。使廣寧告急之日，廷弼仗義誓師，收餘燼以圖恢復，反敗爲功，死且不朽；計不及此，一聞大兵既敗，先奔榆關，卽有蓋世之氣，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。若引從前經略觀之，比之楊鎬更多一逃，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，應俱坐斬，從之。

【烏獲匹雛】見孟子曹交章。（註）四字本作鳴鴨也，從省作匹。禮記疏匹爲鴛是也。烏獲，古之有力人也，能舉千鈞。【爰書】爰，

換也。古者重刑，嫌有愛惡，故換獄書，使他官考實之。【樞輔孫公承宗】字稚繩，高陽人，爲東閣大學士。出關視師，請寬廷弼死罪，

遭成效用。【大司寇喬公允昇】字吉甫，洛陽人，爲刑部尙書，欲因朝覲，寬廷弼罪。

【太僕周公朝瑞】字思永，臨清人，爲太僕少卿。以廷弼才可用，請令帶罪守山海，疏四上，並抑不行。【刑曹顧公大章】字伯欽，常熟人，爲刑部主事。授議能議勞例，

言化貞宜誅，廷弼宜論戍。【議能議勞之例】案周禮秋官「小司寇之職，以八辟麗邦法，附刑罰，四曰議能之辟，五曰議功之

辟。」勞，卽功也。【襄如充耳】襄，衣飾盛貌。（詩）邶風「襄如充耳。」言衣服雖盛，而塞耳如不聞也。【王紀鄒元標魏大

中】紀，字惟理，芮城人，秉禮持正，時論蔚然。曾劾魏忠賢黨徐大化沈灌等。元標，字爾瞻，吉水人，官左都御史。建首善書院，集同志講學，

有高名。魏忠賢亂政，罷歸。大中，字孔時，嘉善人。以忤魏忠賢，下獄死。三人皆正人，而皆力持廷弼以爲當死者。【曾襄愍公銑】銑

字子重，江都人。世宗時，俺答據河套，銑議復之，忤嚴嵩，論斬。河套，卽蒙古鄂爾多斯。其地東西北三面距黃河，南限邊城，故謂之河套。

書王荊公文集後

王荊公，見王慶齡王安石蘇洵論題註。

袁枚 字子才，號簡齋，浙江錢塘人，乾隆間進士。以庶吉士散館，歷知溧水江寧等縣，早歲解組，寓居金陵，築隨園以

終老，著有小倉山房全集。

荆公上上聲仁宗書，通識治體，幾乎王佐之才；何以新法一行，天下大病？讀其

度釋支廳壁記，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。

夫財者，先王以之養人聚人，而非以之制人也。今其言曰：「苟不理財，則閭巷之賤人，皆可以擅取與之利，以與人主爭黔首，而放其無窮之欲。」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，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，與之爭黔首，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。是乃商賈古角富之見，心術先乖，其作用安得不悖？

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，但求足民，不求足國，其時黔首熙熙，一心歸附。譬之臧獲婢妾，仰食於家主，然所以蓄之者，恃有恩意德教，維繫其閒，不徒恃財以相制也。後世秦隋兩朝，專求足國，不求足民；卒之與爭黔首者，陳涉竇建德之流，貧民乎？富民乎？

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民之有貧富，猶壽之有長短，造物亦無如何！先王因物付物，使之強不凌弱，衆不暴寡而已。春秋時，阡陌暮額切未開，豪強未并，孔門弟

子，業已富者自富，貧者自貧；而聖人身爲之師，亦不聞哀切蒲侯。多益寡，損子貢以助顏淵，勸子華使養原憲者，何也？

宋室之貧，在納幣郊費冗聲戎上。員諸病。荆公不揣其本，弊弊焉以賒貸取贏，

考其所獲，不逮桑孔，而民怨則過之。以利爲利，不以義爲利，爭黔首，反失黔首矣。悲夫！

理財之法，莫詳於官禮；然必有睢麟之意，而後可行之。安石正坐不解此耳，作用安得而不悖。

【註釋】【仁宗】初名受益，更名禎，真宗第六子。嘉祐五年，安石上萬言書，有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；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費等語。

【新法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，由是頒行新法。如青苗法之貸民以錢，出息二分，春散而秋斂之；農田水利法之遣使八人，

求廢田之遺利等，皆是。卒以所用非人，利民反以擾民。【度支廳壁記】文集中有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。案宋沿五代置三司使，

通管度支鹽鐵戶部，謂之總領三部。又置三部副使各一人。【黔首】秦謂民爲黔首。爭黔首者，謂國家籠絡人民，富人之力，亦足以籠絡之。

【熙熙】和也。（老子）衆人熙熙。

【臧獲】見胡天游命說。

【陳涉】名勝，陽城人，與吳廣同起兵抗秦，不成而死。

【竇建德】漳南人。隋大業間，選充小帥，從征高麗，尋去爲羣盜。久之，據樂壽稱王，國號曰夏，唐討平之。【阡陌未開】阡陌，田間

道路也；東西爲陌，南北爲阡。秦至孝公時，商鞅變法，始廢井田，開阡陌。【哀】減也。【子貢】姓端木，名賜，衛人，孔子弟子，善貨殖。

【顏淵】名回，魯人，孔子弟子。家貧好學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。

【子華】姓公西，名赤，魯人。使齊時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蓋孔門弟子之

富者。【原憲】字子思，魯人，或曰宋人。蓬戶甕牖，上漏下溼，匡坐而鼓歌，蓋孔門弟子之極貧者。

【納幣】澶淵之盟，曹利用以銀

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，爲歲幣之數，定和議。至仁宗時，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，乃與夏和；又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。【郊費】宋制每

歲一親南郊，卽行祭天之禮，每次須賞緡錢五百餘萬。

【冗員】宋眞宗時，內外官通一萬三千餘員，英宗時官至三萬四千員。大臣

罷退者，多優以藩鎮空名。待制以下，亦或帶留後觀察等銜；於是節度使至八十餘人，刺史以上數千人，祿賜例與現任者同，皆坐糜國

用。【弊弊】經營貌。莊子逍遙遊：「執弊弊焉，以天下爲事。」【以賒貸取贏】指青苗法之貸民以錢而言。【桑孔】桑弘羊

爲洛陽買人子，孔僅爲南陽大冶，僅爲大農令，弘羊爲大農中丞，皆漢武帝時言利之臣。【以利爲利二句】大學：「此謂國不以

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」

書崔實政論後

實，字子真，一名台，字元始，漢安平人。舉至孝，獨行，除爲郎。明於政體，論當世便事數十條，名曰政論。

指切時要。仲長統謂人主宜寫一通，置之坐側。

袁枚

崔實政論曰：「嚴之則治，寬之則亂；孝宣之治，優於孝文。」仲長統曰：「人

君宜書此一通，置之坐側。』是二人者，教後世之君，日以殺人爲事者也！夫政者，正也；當其可，則政矣。古之聖人，與其殺不辜，甯失不經。議貴議親，非寬也；刑人於市，與衆弃古棄之，不蔽要囚，非嚴也。亦曰當去聲而已。當則無所不治，不當則無所不亂。安見嚴者皆治，而寬者皆亂也？

或曰：『實之爲此言者，目擊元成之衰，孝宣之中興故耳。』是大不然。夫元成之衰，是昏也，非寬也。果其寬，則蕭傅不殺，堪猛不誅，王章不死矣。孝宣之中興，是明也，非嚴也。若果嚴，則不弛酒食之禁，不除子匿父之條，不縱張敞之亡命矣。或曰：『實此言，爲桓靈之柔懦言之。』是尤不然。善射者有志於殺人，其所殺者，其讐也；不善射者，有志於殺人，則旁穿斜出，必殺數十人而讐猶未死也。教英主以嚴猶可，教庸主以嚴尤不可。當桓靈之昏，黨錮固牢獄，毒流海內，李雲、寇榮、張鈞、劉陶之死，實猶以爲未足乎！

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與？』平曰：『火，明象也，明其法，使不犯而已，不以

焦爛爲功也。』古之人，知英主不世出，昏主亦不世出，故爲中人設制，曰：御衆以寬。曰：寬則得衆，曰：寬而有制，未聞以嚴教者。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，故趙蓋如讀韓楊之死，猶不厭衆心，況桓靈乎？吳劉廙弋作先刑後禮論，陸遜非之，當矣。層層駁斥，理論自當。

【註釋】【孝宣】見魯一同蓋寬饒論。【孝文】名恆，高帝中子。初封代王。惠帝無嗣，呂后崩，大臣迎立之。【仲長統】字公

理，漢山陽高平人。荀彧聞統名，舉爲尙書郎。後參丞相曹操軍事，著論曰：昌言。【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】見《虞書大禹謨》。此

言與其殺無罪之人，寧受違法之咎也。【議貴議親】《周禮秋官》「小司寇之職，以八辟麗邦法，附刑罰，一曰議親之辟，六曰議

貴之辟。」蓋謂親及貴有罪，當議；議得其罪，乃附邦法而附於刑罰也。【刑人於市與衆弃之】句見《禮王制》。【不蔽要

囚】要囚，謂察囚之要詞。丕，大也。蔽，斷也。謂斷獄當大察其獄辭也。句見《書康誥》。【元成之衰】元帝，名爽，宣帝太子。優游不斷

宦官弘恭石顯專權；孝宣之業，由是而衰。成帝名驁，元帝太子。耽於酒色，委政王氏，卒致王莽篡漢之禍。【孝宣中興】孝宣之治，

信賞必罰，綜核名實；政事文學法理之士，咸盡其能。至於技巧工匠器械，自元成間，鮮能及之。吏稱其職，民安其業，爲西漢中興之主。

【蕭傅】蕭望之字長倩，東海蘭陵人。宣帝時爲太子太傅。元帝卽位，望之爲弘恭石顯所讒，遂逮繫獄，望之自殺。【堪猛】周堪，字

少卿，齊人。張猛，堪弟子。望之既自殺，元帝愍之，以堪前與望之同免官，迺擢堪爲光祿勳，猛爲光祿大夫，給事中。弘恭石顯又譖之。後堪

疾瘖不能言而卒，猛爲石顯所譖，自殺。【王章】字仲卿，泰山鉅平人，爲京兆尹。舉自王鳳而不附鳳，乃奏封事，言鳳專權蔽主。成帝

疾瘖不能言而卒，猛爲石顯所譖，自殺。

善之，鳳因稱疾，帝優詔報鳳，鳳起之。帝使尙書勅章罪，下章吏，章竟死獄中。【酒食之禁】宣帝五鳳二年，詔有郡國二千石，不得

禁民嫁娶酒食相賀，召云云。【子匿父】宣帝地節四年，詔有自今子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孫匿大父母，皆勿坐云云。【張敞亡命】

張敞字子高，河東平陽人，後徙杜陵。爲京兆尹，使掾察舜案事。舜私歸其家，曰：「五日京兆耳，安能復奏事。」敞聞，即收舜繫獄驗治，竟

致其死。會立春，行冤獄使者出，舜家載尸自言。使者奏敞賊殺不辜，帝惜敞才，欲令敞得自便，即以敞黨楊惲，免爲庶人。敞詣闕上印綬，

從闕下亡命。絮音如。【桓靈】桓帝名志，靈帝名宏，皆東漢之昏主。【黨錮牢獄】桓帝延熹九年，治黨人，殺南陽太守成瑨，太

原太守劉質，捕司隸校尉李膺，太僕杜密，部黨二百餘人下獄，並策免太尉陳蕃。永康元年，赦黨人歸田里，禁錮終身。靈帝建寧二年，復

治黨，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。黨錮云者，因其爲黨人，而永禁之，使不得仕也。【李雲】字行祖，甘陵人。桓帝時，立掖庭民女

李雲爲皇后。數月間，斥家封者四人，賞賜巨萬。雲上書極諫，帝震怒，下有司逮雲，死獄中。【寇榮】寇恂孫，上谷昌平人。桓帝時爲侍

中，性矜絜自貴，以此見害於權寵。而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，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，左右益惡之。延熹中，遂陷以罪辟，與宗族免

歸。後復上書，帝怒，遂誅之。【張鈞】靈帝時爲郎中，上書言張角之亂，由十常侍，請殺之以謝百姓。帝怒，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，收

鈞掠死獄中。【劉陶】字子奇，一名偉，潁州潁陰人。張角兵起，上書言天下大亂，皆由宦官。宦官共譏陶，因收陶下獄，閉氣而死。

【火烈之說】子產有疾，謂子太叔曰：「我死，子必爲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；水懦弱，

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，故寬難。」語見《左傳》。按子產名儵，爲春秋鄭國賢相，治鄭以嚴而民服者。【趙蓋韓楊之死】趙蓋，韓

並見魯一同。蓋寬簡論。楊名惲，與太僕戴長樂不合。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爲戲，語尤悖逆，詔免爲庶人，嗣腰斬。【不厭衆心】同

馬溫公論曰：「以孝宣之明，魏相丙吉爲丞相，于定國爲廷尉，而趙蓋、韓、楊之死，皆不厭衆心。」不厭者，不洽也。【劉虞】字恭嗣，南

陽安衆人。建安中爲丞相掾屬。

【陸遜】字伯言，三國吳郡吳人。佐孫權，大破蜀漢兵於夷陵，拜輔國大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官至丞相。

書書永清張乞人事後

趙

佑

字啓人，號鹿泉，浙江仁和人。乾隆間進士，由編修歷官左都御史；屢典文衡，工品藻，以制舉業名天下。著有清

獻堂集。

嘉善周震榮宰永清，嘗書張乞人事。張乞人，永清縣南門外貧人也；父歿，行乞養母，止無廬舍，穴土爲居。會天大雪，知縣魏繼齊過其處，聞歌聲出地中，怪之。左右曰：『張乞人也。』呼出問之。答曰：『今日我母生辰，歌以勸餐耳。』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。懈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，繼齊餽乞人錢十緡。民乞人叩頭曰：『官母賜我母，不敢不受；官賜我，我不敢受。』繼齊曰：『與其殘杯冷炙，日夕沿門也。』答曰：『殘杯冷炙，我母安之久矣，且無所汙也。我愚民，不知此十緡，官何所受之。我母年八十，我年六十有一，爲官清白，百姓足矣！』繼齊慚汗下，不復聲去強上授焉。爲聲去營室於城內金花巷，將命居之；乞人負其母去，不知所終。於是仁

和老友趙佑，讀而爲書其後云。

乞而孝，難已；乞而廉，尤難。觀乞人之受官母賜，不受官賜，其真視萬鍾猶噉呼同，蹴促哉！惟孝，故能廉；不廉，不成其爲孝也。雖然，乞人以乞養母，官以官養母。官母之賜乞母，何莫非官之有所受以安其母；乞人特推其安母之心，以重官母，亦善聲去爲官地也。官盍徐省其向所受之果克安母，母之安之亦如乞母乎？則無獨爲乞人難聲去也，則猶幸此一官之知慚也！

奇人奇事奇文。

【註釋】【嘉善】縣名，屬浙江省。

【宰永清】宰，縣令也。永清，縣名，屬河北省。

【廨】辦公之房舍也。

【緡】錢貫也。

【仁和】清縣名，今與錢塘縣合爲杭州，屬浙江省。

【視萬鍾猶噉蹴】蹴，以足踢物也。鍾，量名，能受六斛四斗。（孟子告子）一簞

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，萬鍾於我何加焉！

讀朱子書

朱子，名熹，字元晦，後改字仲晦，宋婺源人。紹興中登進士，歷高、孝、光、寧四朝，累官轉運副使，煥章閣待制，祕閣

修撰，卒諡文。淳祐時，從祀孔廟；清康熙中，升位於十哲之次，故稱朱子。其論治以正君恤民爲主，其論學以居敬窮理爲主。宋

之理學，至熹而集其大成。古人讀書有得，則書於簡後，備遺忘也。唐以前所未有。

彭紹升

字允初，號尺木，江蘇長洲人。乾隆二十六年進士。壯歲喜浮屠之學，禮佛不下樓者四十年。文有二林居集。

行居集，詩有測海集、觀河集。

予讀朱子書，觀其上聲上孝宗諸封事，及與陳同甫往復書，力持於天人之界，

王聲去

伯聲同

義利之辨，每為聲去

之愀情

然變容，灑然易慮，曠然發蒙覆聲去

而躋聲平

千仞之上也。

嗚呼！古今之變，生死之故，不可勝聲平窮。然而天地則有位矣！日月則有度矣！

星辰則有行矣！是理也，確乎其不變者也；浩乎其無際者也；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

予嘗讀論語而得之曰：『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』一言而天人之幾決

矣。孟子述孔子者也，曰：『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有不為也。』一言而王

伯義利之辨明矣。敬也者，立此者也；義也者，宜此者也。朱子於此，信之深，守之篤，

其所以得孔孟之傳者，實在於是。後之述朱子者，徇聲殉其末不求其本，所以論說

日繁，而日遠於大道也。
能見其大，筆亦不支。

【註釋】【上孝宗封事】孝宗名昀，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，秀王傳之子。高宗無嗣，育爲皇太子。封事，密奏也。朱熹所上封事，如大本者陛下之心，急務則輔翼太子，選用大臣，振舉紀綱，變化風俗，愛養民力，脩明軍政。凡此六事，皆不可緩，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。一心正，則六事無不正等語。皆于天理人欲三注意焉。【陳同甫】名亮，永康人。幼穎異，爲文俊麗雄偉。有奇志，恆以天下自任。著有龍川文集。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】語見《論語先進篇》。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】見《孟子公孫丑篇》。【徇】以身從物也。

童子撫談序

披音灼。

陳庚煥

見論辨。

古者生子，自能食，能言皆有教。而諸母爲子師者，亦皆通曉大義，隨時而誘導之。蓋在未就傅之年，教之已不侔於後世矣。古之人材，安得而不盛哉！

後之愛其子者則不然。方其幼也，委之婢媪，雜弄而咻之，順適其意而

已，不必導於正也。比

避

入學知誦說，則教以屬對綴

竹衛切

文取富貴已矣；於古人

之教，概乎未有聞也。父兄先生，即閒

去聲

告以處身涉世之道，亦往往卑之無甚高

論。至語乎古人格言遺訓，則曰：彼一時也；此一時也；不

同

則曰：今人固不能然，然不

可不令

平聲

小子知此意也。小子聽之，則已唯唯

草委切

於心，謂古人所云云，皆無與

於我者也。少

去聲

既寡聞，長

上聲

復

去聲

有操觚

孤

之子，發難

去聲

取名致科，而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者矣。嗟乎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豈古今人不

相若歟，毋亦教之不先者過歟！世之爲父兄者，孰不欲其子弟之賢，而懼其不肖；

顧不以古人之道教之者，懼妨進取也。然使子弟專進取而不知古人之道，即幸

而富貴，其傲父兄而貽之累

雷去聲

者，蓋不少矣。於父兄亦何利焉！夫父兄之利，孰

大於教子弟；然則蒙養之訓，何可以不豫也。

明呂近溪先生撰小兒語，以備能言之教，意最近古；顧其語間多中州鄉談，

閩中小兒不解也。至其子新吾先生所續，則陳義益高，尤非兒曹所能猝曉，間嘗

竊取其意，以平日聞於父兄師友者，綴以五言，俾童子輩誦而習之，因事觸物，時爲之講說。語不必文，韻不必叶，惟取其淺近易去知，切實易行而已。雖於古者小學之教，近溪新吾之意，無能髣髴萬一；然使童輩耳而熟之，不至怖若河漢，而聽之欲臥也，則亦不爲無小補矣。因撫而存之，曰「童子撫談」。

此實古今人材升降一大關鍵，安得此書遍行流布，使大家子弟，皆得以端童蒙也。

【註釋】【就傅】（禮內則）十年出就外傅，居宿於外。【咻】言語相攪擾也。一音詡，甘言以慰之也。【綴文】綴，連也。連字

成句連句成篇之謂也。【操觚】觚，簡策也。古人用以書文字。【發難父兄】謂與父兄爲難也。【蒙養】（易蒙卦）「蒙以

養正，聖功也。」言童蒙而能養以正道，卽爲聖功所自始。【呂近溪新吾】新吾，一作心吾，名坤，字叔簡，明河南寧陵人。官至刑部

左侍郎。著有去偽齋文集十卷。近溪，新吾父。【中州】指河南省。【閩中】指福建省。【怖若河漢】（莊子逍遙遊）「吾聞

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返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」今因謂大言無實者曰河漢。

書魏叔子集後

叔子，名暉，字冰叔，江西寧都人。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，不赴。有叔子文集。

王慶麟

見論辨。

觀叔子之文，最長上聲人識見。叔子盛推朝潮宗，朝宗故當不及也。集太多，予

欲錄其精美者爲一集；而雍替去客遊後作什之九以附焉。

嗟夫！使叔子足不下金精山，不愛浮譽，不受大腹賈古金錢，濫作文字，不急

欲成集，益之歲年，演漾平迤移時而出之，庶幾乎儒者之文矣。昌黎云：『無慕乎

速成，無誘於勢利。』有味哉！有味哉！

首陽無薇蕨，夷齊早槁死矣。責叔子者，愛叔子也；九原有知，那得不慚汗浹

背。

【註釋】【朝宗】姓侯，見王猛論。【雍】除草也。此作刪削解。【金精山】在江西寧都縣西北，叔子隱於此。【大腹賈】

指富商也。叔子受人金，爲人作壽序墓誌銘。【演漾平迤】演，水迴曲貌。漾，水搖動貌。迤，斜也。言平行而又斜行也。此狀其文之養

到功深。【昌黎】韓愈，字退之，其先世居昌黎；宋元豐中，因追封爲昌黎伯，故世稱韓昌黎。昌黎唐縣，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。【無

慕乎速成二句】語見韓愈答李翊書。

書牘

答王介祺書

介祺名餘佑，新城人。明亡，隱易州之五公山，講性命之學。卒後，私諡文節先生。著有居諸編十卷。

刁

包

字蒙吉，祁州人，自號用六居士。明天啓中舉人，入清不仕。著有用六集。

自孔孟而後千四百年，未有庶幾斯道者。濂溪倡首，二程繼之，然後孔孟之道，昭昭揭日月而行。至論安勉之殊，則明道自勝伊川；若二十餘年承往聖會來學之功，則伊川實過明道。但其言樸實，其文平澹，當時且不能與蘇學爭一日之長。使非晦庵極力表章，程氏不將與羣言共湮沒與！平聲然則無程氏，是無孔孟也；無晦庵，是無程氏也。後有作者，斷斷乎不能與程朱共功矣。而陽明於濂溪明道之後，推陸子靜。子靜之學，大似陽明，其表章而尊崇之固宜；必欲加諸伊川晦庵之上，恐子靜亦不能安其位耳。

且程朱窮理之說，徵諸四書，考諸六經，確乎不能易也。故自小學以入大學，何莫非窮理之教乎？時時有可窮之理，事事物物有可窮之理，舍上聲窮理而言致

知，正來書所謂鏡花水月，安有入手時耶！所以然者，陽明天分去聲殊絕，始而馳騫於詞章，泛濫於佛老；久已博聞洽記。一旦天誘其衷，豁然大悟，本末體用，一以貫之，無勞爲銖積寸累之事。然以之自治及中人以上者可矣；必垂爲法程，教學者，詔天下來世，恐後人希頓悟而事捷徑，將流於閒曠虛寂，而不從事於身體力行，豈不誣哉！

持論明通。

【註釋】【濂溪】水名，在今湖南道縣，宋周敦頤居此。其後居廬山蓮花峯前，有溪合於湓江，周亦名之爲濂溪。學者稱曰濂溪先生。

【二程】程明道程伊川兄弟，皆宋之大儒，有二程遺書行於世。【昭昭句】語見《莊子·山木篇》。【安勉】（中庸）或安而

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。【蘇學】宋蘇軾工詞章，世稱之爲蘇學。【晦庵】宋朱子講學之室，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北雲谷山旁，後人

故稱朱子曰晦庵先生。【陽明】明王守仁之學，以良知良能爲主，稱爲姚江派。嘗築室陽明洞中，世稱陽明先生。【陸子靜】

名九淵，宋金溪人。居貴溪之象山，號象山先生。嘗與朱熹會講鵝湖，論多不合。熹主道問學，熹主尊德性；熹好註經，九淵則謂學苟知

道，則六經皆我註腳；故宗旨各異。【鏡花水月】鏡中花，水中月，言幻景也。【頓悟】言下立悟也。（世說補）宋文帝嘗問慧觀

頓悟之義，誰復習之。答云：生公弟子道猷。

與人書

顧炎武

明遺民。初名絳，字寧人，江蘇崑山人。自署蔣山傭，學者稱亭林先生。年十四，爲諸生，以貢薦授兵部司務。明亡，

凡六謁孝陵，六謁思陵，往還關隴河北之間，凡十年。晚乃卜居華陰。康熙間舉鴻博，薦修明史，力辭不赴。著有詩文集，日知

錄、求古錄、顧氏石經考等書。

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：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命爲文人，無足觀矣！」

僕自一讀此言，便絕應酬文字，所以養其器識，而不墮於文人也。懸牌於室，以拒來請，人所共見，足下尙不知耶？抑將謂隨俗爲之，而無傷於器識耶？中孚爲聲去其先妣求傳聲去再三，終已辭之。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，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，則不作也。

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，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

諸篇，而一切七詣切銘狀，概爲謝絕，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；今猶未敢許也。此非

僕之言，當日劉差已譏之。

中孚之母，先生不爲之作傳，立言之矜重可知。讀此文，見劉义人品，尙高昌黎一等。

【註釋】【宋史】元脫脫等撰，凡四百九十六卷。

【劉忠肅】名摯，字莘老，宋永靜東光人。嘉祐進士，爲監察御史，不阿新法。累

官至僕射，兼中書侍郎，出知鄆州，卒諡忠肅。

【中孚】姓李，名頤，中孚其字也，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，陝西盩厔人，爲清初大儒。父可

從，崇禎時，以壯武從軍爲材官，戰敗死。母彭氏，聞報欲以身殉，以子幼，制淚撫之。令頤從師學。頤稍長，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。

故頤以昌明聖學爲己任。明亡後，隱居不仕。康熙時，徵召鴻博，稱疾固辭。自是反鎖荆扉，不復與人接。惟顧炎武至，則款待之。

【先

妣】稱其已故之母也。

【韓文公】見王慶齡書魏叔子集後昌黎註。

【文起八代之衰】八代，謂東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也。

句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。

【泰山北斗】（唐書韓愈傳贊）唐興，愈以六經之文，爲諸儒倡。自愈沒，其學盛行，學者仰之如泰山

北斗。

【劉义】（唐書韓愈傳）劉义聞愈接天下士，步歸之。後以爭語不能下，因持愈金數斤，曰：「此諛墓中人得耳，不若與劉君爲

壽。」愈不能止。

與三姪書

顧炎武

新正已移至華下。祠堂書院之事，雖皆秦人爲之，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

室一所，水田四五十畝，爲饗雅飧孫之計。秦人慕經學，重處上士，持清議，實與他省不同。黃精、松花，山中所產；沙苑院、蒺藜黎，止隔一水。終日服餌，便可不肉不茗。米鄆切然華陰烏版切，穀谷關河之口，雖足不出戶，而能見天下之人，聞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險，不過十里之遙；若志在四方，則一出關門，亦有建瓴零之便。

今年三月，乘道途之無虞，及筋力之未倦，出嶠函，觀伊雒，歷嵩松少去聲，亦有一二好去聲學之士，聞風願交。但中土饑荒，不能久留，遂旋車而西矣。彼中經營方始，固不能久留于外也。

先生行止靡定，晚年乃欲以華下爲菟裘，而首邱之思久絕矣。中間數語，尤見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。

【註釋】【華下】華山之下也，今陝西華陰縣。先生往還河北諸邊塞，凡十年，始卜居陝之華陰。【秦人】指陝西省人。先生至

華陰，王微君弘撰，築室延之。【饗飧】朝食曰饗，夕食曰飧。【黃精】多年生草，莖高一二尺，葉似百合。夏初葉蔽開花，下垂如小

鈴；色淡綠，花後結黑實如豆。根爲管狀，色白而青，根莖均可入藥。【**松花**】松樹之花粉，可食。岑參詩：五粒松花酒，雙溪道士家。

【**沙苑**】在今陝西大荔縣南，一名沙阜，產蒺藜。唐書高祖紀：武德六年，如華陰，獵於沙苑。（蘇軾牧馬圖詩）沙苑茫茫蒺藜秋。

【**蒺藜**】（本草）蒺藜有二種：一杜蒺藜，開小黃花，結芒刺；一白蒺藜，出沙苑，結莢，長寸許，子大如黍粒。【**止隔一水**】一水，謂渭

水，大荔在渭北，華陰在渭南。【**華陰縮穀關河之口**】關謂潼關，在華陰東，河謂黃河，在華陰東北。縮穀，言華陰道狹，縮其道口，

若車轂之湊也。【**入山守險**】山謂華山，在華陰南十里。山之東有牛心谷，南通商洛，爲險阨處。【**建瓴**】瓴，屋瓦之仰蓋者，亦

曰瓦溝。建瓴，喻向下之勢易也。（漢書高帝紀）譬猶居高屋之上，建瓴水也。【**嶠**】二嶠山，在今河南洛寧縣北。其地或謂之嶠澗，或

謂之澗隘，或謂之嶠塞。【**函**】謂函谷關，見侯方域王猛論。【**伊**】伊水，出河南靈氏縣東南閼嶺，東北流至偃師縣入洛。【**雒**】

洛水出陝西雒南縣之秦嶺，東北流至河南汜水縣，入河。【**嵩**】謂嵩山，一名太室山，五嶽之中嶽也，在河南登封縣北。【**少**】謂少

室山，在登封縣西。

與趙韞退大參書

王弘撰

字無異，一字文修，號山史，陝西華陰人。著有砥齋文集。顧亭林嘗主其家。工書法，故當時牌版多出其手。

昨承執事枉駕，以貴鄉諸先生之命，屬入爲賀相去，國馮公壽文，且云本之

相國意。又述相國嘗稱弘撰文爲不戾於古法。此雖弘撰所惶悚不敢當，而知己

之誼，則有中心藏之而不忘者，卽當欣躍操觚，竭其所蓄，直寫相國碩德偉抱，輔世長聲上民之大略，以求得相國之歡。然而審之於己，度聲之於世，皆有所不可，故敢敬陳其愚，唯執事詳察同焉！

弘撰以衰病之人，謬叨薦舉，嘗具詞控聲空去諸本省撫軍，轉咨吏部，不允；嗣

又奉旨嚴催，不得已，強聲上勉匍蒲伏匍伏以來京師，復聲去具詞令聲平小兒抱呈吏部，

又不允。借居昊天寺僧舍，僵姜臥一榻，兩月以來，未嘗出寺門一步；卽大人先生，

有忘貴惠顧者，皆不能答拜，特令小兒持一刺詣門稱謝而已。鬚白齒危，兩目昏花，不能作楷書，意欲臨期，尙復陳情冀倖於萬一，蒙天子之矜憐而放還田里。

夫賀相國之壽，非細故也。諸先生或在翰苑，或在臺省，或在部司，皆聞聲去望

素著，人人屬耳目焉。公爲屏障以爲相國壽，則其文必傳觀都下，非可以私藏巾笥者也。弘撰進而不能應天子之詔，乃退而作賀相國之壽文，無論學疎才短，不能揄揚相國之德，卽朝廷寬厚之恩，亦未必以此爲罪。而揆之於法，既有所不合；

揣之於心，亦有所不安；甚至使不知者，以弘撰於相國，素不識面，今一旦爲此文，疑爲夤緣相國之門，希圖錄用，欺世盜名，將必有指摘之及。不但文不足爲相國重，而且重爲相國累，此弘撰之所以逡巡而不敢承也。卽執事代爲弘撰籌之，亦豈有不如是者哉？不然，操天下文章之柄，爲天子教育人才，天下之士，望之如泰山北斗；伏謁門下者，咸思得邀相國之一盼爲榮。其間負名位而擅詞華者，固繁有徒，而相國獨屬意於賤子，身非木石，豈不有心識此義者，而顧推委而不爲，有此人情也乎？所謂韓愈亦人耳，所行如此，欲以何求耶？是用直布腹心，唯執事裁之諒之，並乞上告相國，倘邀惠於相國，得歸老華山，爲擊壤之民，以遂其吠晦字 諷本作息之願，午夜一燈，曉牕萬字，其不能忘相國之德，將以傳之紀載，而形之歌詠者，必有在矣。燕 聲平山易水，共聞斯語，唯執事圖之！

直抒胸臆，婉曲中自有三公不易之操，殆非可以筆墨強飾也。百世後讀之，猶能廉頑立懦，與李天生乞歸養疏，皆清代有數文字。

馮相國嘗在萬柳堂置酒燕客，一時作賦作文者皆鴻博諸君子也。先生獨不應命，可謂加人一等矣。

【註釋】【執事】言左右執役之人，不敢直指所尊也。【馮公】名溥，字孔博，一字易齋，山東益都人。諡文毅。【操觚】觚見

陳庚煥童子披談序注。【陸機文賦】或操觚以率爾。【翰苑】翰林院也。【臺省】漢尙書稱中臺，在禁省中，故稱臺省。唐時尙書

省稱中臺，門下省稱東臺，中書省稱西臺，皆在禁省，故總稱曰臺省。【部司】指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之屬官也。【巾笥】（莊子

秋水）「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，王巾笥而藏之。」方者曰笥，以竹爲之。【夤緣】見陳庚煥說犬。【逡巡】行不進貌。【韓

愈亦人耳】（韓退之釋言）愈曰：「前之謗我於宰相者，翰林不知也；後之謗我於翰林者，宰相不知也。今二公合處而會言，若及

愈，必曰：「韓愈亦人耳，彼赦宰相，又赦翰林，其將何求。」【華山】即西嶽，在陝西華陰縣南。【擊壤之民】堯遊康衢，有老

人擊壤而歌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！」【燕山易水共聞斯語】晉詞也。燕山在河北

薊縣東南，易水有南北中之分，皆出今易縣。

與朱錫鬯書

錫鬯，號竹垞，詳見寄譚十一兄左羽書下。

申涵光 字和孟，一字龜盟，直隸永年人，貢生。明亡後，絕意進取，晚年名益高。著有曉山文集。

少壯時有限之聰明，誤用於詩者二十年，非不一知半解。爾時自矜其能，及

至事過興聲去闌，回想袖手苦吟時，殊亦何樂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，此語不似知我者。夫古文之難，又非詩比，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。斤斤摹之，則爲效顰；陶跳而別圖，便墮惡道。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，無名集，職是故也。

僕自罷去作詩，如宿負畢償，一身輕快。今老矣，精力日減，萬念俱灰。豈能攢

但完切

眉吮毫

與少年之士爭雄長

哉！且長在草野，復聲去

亦無文可作。不能爲

史，則無紀載之文；不能上聲上

書陳言，則無諫諍聲去之文；杜門兀厄坐，不復浪遊

四方，則無山川古蹟登眺

替切

遊覽之文。論古則舊學半忘，不能憶古人姓氏；論

今則於分扶切

非宜，且亦不知國計民生利弊安在。將爲傳聲去誌之文，則爲人子

孫者，多求顯爵以榮親，問及布衣者寡矣。卽往來尺牘，向頗有之，今經年無見及

者；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，無可裁答。以是而思，眞復何文之可作哉！

近嘗把玩宋儒語錄，聊以檢點身心，爲晚年寡過之計，非敢標理學之名，聚

徒豎義，如昔人角立門戶爲也。魏環極近有札云：『年少文壇，老來理路，天道之

春夏而秋冬，聖學之博文而約禮。此言是也。足下怪我不作古文，有說乎？幸有以教我！

中間自是實話，無文可作，朱某可謂多事矣。當以魏環極之言爲歸宿。

【註釋】【誤用於詩者二十年】涵光少與張蓋、殷岳友善，喜作詩，晨夕唱和，時稱畿南三才子。【左國史漢】左邱明

之春秋傳，國語，司馬遷之史記，班固、范曄之前後漢書，及劉向所編定之戰國策，並爲後世作文者所宗。【韓柳歐蘇】唐之昌黎

韓愈，河東柳宗元，宋之廬陵歐陽修，眉山蘇洵，及洵二子軾、轍，皆以古文名。【斤斤】謂着意摹仿也。【效顰】顰，古作顰。（莊子

天運）西子病心而顰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效其顰。富人見之，閉門而不出；貧人見之，挈妻子而去之。彼知美顰而不知

顰之所以美。【跳】與逃遁。（漢書高帝紀）漢王跳。【有名篇無名集】言集中非無佳作，不能一一盡善也。【宋儒語錄】

皆論性說理，與諸弟子問答之語，文言之中，夾雜俗語，如朱子語錄、程子語錄等。【豎義】豎，建也。謂建一義以號召衆人也。【魏

環極】名象樞，號庸齋，直隸蔚州人。順治丙戌進士，官至刑部尙書，諡敏果。有寒松堂集。【博文約禮】（論語雅也）博我以文，

約之以禮。

復程天修

賀貽孫 見論辨。

嘗讀 復程天修

弘慈至，知兄入廬山讀書，與枯禪爲伍，精專如此，鬼神避之矣。獨弟夙在先人庇廕之下，雖廉吏子孫，然比之寒士，差讀作爲有間。去聲於是時惜陰自愛，而於世味取其近厚者，於事境取其近甘者，於讀書作文取其近逸者，以無涯逐有涯，疲有用於無用，倏忽二十九歲，遂如旦暮。

今先君先祖沒，不肖多病之軀，驟膺大故。老母幼弟，相依爲命，家務外事，補

苴足余切

支吾，日不暇給。蓋造物之薄我，苦我勞我，遂若此其極也。而弟尙不知返，

以爲是厚者與夫甘且逸者，可以久處不遷也。譬之盛暑入涼亭，倚修竹以永歲

月，忽然霜隕泉涸，冰堅龍見，

去聲

猶服絺

褻

綌，

隙

揮團扇，不自知寒威之逼體也。昔

人咎文之不進，必曰俗務紛心，天分

扶問切

有限，弟弱冠

去聲

荒廢，學殖未落，豈敢歸

咎天分，而獨懼俗務之日來也。先祖先父丘隴松楸，

秋

稍已經營，兩弟亦漸畢婚

聘，外侮內患，差可銷彌。薄田百畝，付之僮僕能者。自此而後，亦欲遊匡廬，登衡嶽，

觀潮汐

夕

於浙江，探波濤於彭蠡，

禮

以發吾文章之奇，以與天下後世相見，以不

負吾祖父永訣叮嚀之言耳噫亦晚矣

越人有以呼盧失業者，猝見波斯海船，木難火齊，劑恫，洞心賊，駭同目，方撫膺

涕泣，乞其小瓊，基碎玉，執盤匱，移搖鼗，桃鼓，博百千文錢以救饑寒，可不悲哉！弟

今且爲越人矣。不知波斯老賈，古其尙矜而助之耶？其任其潦倒博場，迨至悔恨

憬，炯悟，然後乞，器其緒餘耶？其必能擇一以居於此矣。

追悼前失，俯望後修，厲志冲襟，皆可得之筆墨之外。

【註釋】【廬山】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，一曰匡廬。【枯禪】釋家以寂滅爲宗旨，故稱枯禪。【以無涯逐有涯】

（莊子養生主）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；以有涯逐無涯，殆已。」涯，猶限也。文云以無限之知識，逐有限之歲月，勢必終窮也。【大

故】父母之喪曰大故。【補苴支吾】（韓愈文）「補苴罅漏。」苴，包裹也。支吾，通枝梧，猶支持也。【衡嶽】即南嶽，在湖南衡

山縣西北。【潮汐】朝曰潮，夕曰汐。【浙江】古漸水，亦名之江，在浙江省。北源曰新安江，南源曰蘭谿江，至建德，合而東北流，經

桐廬，稱桐江；經富陽，稱富春江；經杭州，稱錢塘江；由海寧入海，錢塘江潮最有名。【彭蠡】即鄱陽湖，在江西九江縣東南。【呼盧】

博捕之戲。五子皆黑曰盧，最勝之采也，故謂賭博曰呼盧。【波斯】西亞細亞之王國，古時商業甚盛，珍寶之所萃也。【木難】

（南越志）木難，金翅鳥沫所成，碧色珠也，大秦國珍之。【火齊】珠名，或曰石也。（寶貨辨疑）天然出火齊如雲母，色紫而有光耀，薄

如蟬翼，積之無紗縠之重。【恫】恐懼也。【璣】珠之不圓者。【匱】古盥器。【鼗】如鼓而小，旁有兩耳，持其柄搖之，兩耳濼

自擊者。【憬】覺悟也。【乞其緒餘】此乞字作以物與人解，唐人慣用之。

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

阮光祿，名大鍼，字圓海，明懷寧人。熹宗時，附魏忠賢，忠賢敗，失職，避賊，居

南京。時復社名士，作留都防亂揭，逐之。大鍼懼，閉門謝客，獨與馬士英相結。福王立，士英秉政，以為兵部侍郎，旋進兵部尙書，

專務報復。清兵至，大鍼乞降。從攻仙霞嶺，僱仆石上死。

侯方域

見論辨，

僕竊聞君子處聲上己，不欲自恕，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。今執事之於僕，乃有

不然者，願為聲去執事陳之：

執事，僕之聲去父行也；神宗之末，與大人同朝，相得甚歡。其後乃有欲終事

執事而不能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大人削官歸，僕時方少，每

侍，未嘗不念執事之才，而嗟惜者彌日。及僕稍長，知讀書，求友金陵，將戒途，而

大人送之曰：「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，雖於我為後進，我常心重之；汝至，當以為

師。又有老友方公孔昭，昭同汝當持刺拜於牀下。』語不及執事。及至金陵，則成公已得罪去，僅見方公。而其子以智者，僕之夙交也。以此晨夕過從。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，理當謁。然而不敢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，而與執事薄，噫，亦過矣。

忽一日，有王將軍過僕甚恭，每一至，必邀僕爲詩歌；既得之，必喜，而爲僕貰

世酒奏伎，招遊舫，訪攜山屐，劇殷殷積旬不倦。僕初不解，旣而疑以問將軍。將軍

乃屏丙人以告僕曰：『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。光祿方爲諸君所詬，呼寇切

願更以道去聲之。君之友陳君定生，吳君次尾，庶稍煎乎。』僕歛容謝之曰：『光

祿身爲貴卿，又不少佳賓客，足自娛，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？僕道之兩君，必重爲

兩君所絕；若僕獨私從光祿遊，又竊恐無益光祿。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，然不得不

絕矣。』凡此皆僕平心稱秤量，自以爲未甚太過；而執事顧含怒不已，僕誠無所

逃罪矣。

昨夜方寢，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：「左將軍兵且來，都人洶洶；凶阮光

祿颺揚同言於清議堂，云「子與有舊，且應之於內。」子盍行乎！僕乃知執事不

獨見怒，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。僕與左誠有舊，亦已奉熊尚書之教，馳書止之，其心事尚不可知。若其犯順，則賊也；僕誠應於內，亦賊也。士君子稍知禮義，何至甘心作賊。萬一有焉，此必日暮途窮，倒行而逆施。若昔日乾干兒義孫之徒，計無復之，容出於此，而僕豈其人耶！何執事文織之深也！

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，而轉展蹉蹉跎跎，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，亦甚違其本念。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，未必不悔；悔未必不改。果悔且改，靜待之數年，心事未必不暴僕白；心事果暴白，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。執事之門；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，亦必且隨屬其後，長揖謝過，豈爲晚乎？而奈何陰毒左計，一至於此！

僕今已遭亂無家，扁篇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去聲獨惜執事伎真機一動，長伏

草莽則已，萬一復去聲得志，必至殺盡天下士，以酬其宿所不快。則是使天下士終

不得復至執事之門，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，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。僕

且去，可以不言，然恐執事不察，終謂僕於長上聲者傲，故敢述其區區，不宣。

撾鼓而前，正平罵曹，有此氣概，無此委宛。就文論文，似昌黎集中得意之作。

【註釋】【父行】於父爲同輩行也。【神宗】名翊鈞，穆宗子。【大人】漢人稱父曰大人，見（高祖紀）及（霍光傳）。朝宗父

名恂，官至戶部尙書。【相得甚歡】阮大鍼少有俊才，其未黨閹時，侯恂絕愛之。【追憶其故】大鍼爲魏忠賢乾兒，明思宗鑄

之九鼎，比於魃魅魍魎，斥居金陵。【削官】天啓四年，魏忠賢與東林黨人獄，侯恂削籍。時朝宗方七歲也。【彌日】終日也。

【求友金陵】崇禎十二年，朝宗應南京試，交陳定生、吳次尾，及南中諸名士。【戒途】（任昉書）零雪戒途。【成勇】字仁有，

安樂人。崇禎十一年，成勇官御史，以救黃道周被逮。【方孔炤】字潛夫，桐城人。曾官湖廣巡撫，爲楊嗣昌劾奏，下獄。【刺】今之

名片也。【方以智】字密之，號鹿起，爲東林四公子之一。崇禎進士，爲檢討。國變後，棄家爲僧，名弘智，號無可，又號藥地和尚。有浮山

堂集。【王將軍】阮大鍼客。大鍼既爲清議所斥，宜與陳貞慧、貴池、吳應箕、實首其事，持之力。大鍼不得已，欲朝宗爲解之，乃假所善

王將軍日載酒與朝宗遊。有李姬者，名香，俠而慧，勸朝宗絕之。朝宗稱善。王將軍者，殊快快，因辭去，不復通。【貫酒】貫，賒也。（史記

高祖紀）嘗從王媪家買酒。【陳定生】即貞慧，宜興人。以名卿子，讀書砥行，傾家財交天下名士，與如臯、冒襄、及方域，以智并稱四

公子。【吳次尾】即應箕，貴池人。南都失守，起兵應金聲，旋敗死。【前】洗也。【楊文驄】字龍友，貴陽人。崇禎時，官江寧知縣。

及福王立於南京，爲兵部主事，歷員外郎郎中。【左將軍】名良玉，字崑山，明遼東人。初爲都司。崇禎十六年，鎮荊襄。福王時，封寧

南侯。是時良玉以糧盡引兵東下，以清君側爲名，欲趨金陵，道死。【子與有舊】左良玉爲侯恂舊部，嘗三過商邱，拜伏如家人，不

敢居於客將。【熊尙書】名明遇，字良儒。累遷兵部尙書。左兵抵江州，且夕且至，明遇請朝宗往說之。朝宗乃即署中爲書以付明遇，

馳致之良玉，良玉旋得書而止。【扁舟】小舟也。【伎】害也。

與鄧衛玉書

鄭日奎

字次公，江西貴溪人，順治十六年進士，由庶吉士官至禮部郎中，著有靜庵文集。

閱來論，其論次僕文，似多假借，不敢當。至謂僕以京華清署，日與諸名公卿

負海內文章重望者遊，以故風氣日上，聲上似有所師承云云。僕捧讀之餘，不勝聲平

悚聲息。以僕文爲佳，固未也；謂有師承，則無之矣。長安人物所萃，鉅公名流多在

焉，則就正有道，是其地。又僕前官翰林，文學臣也；近雖改部郎，部務亦甚簡，與讀

書論文事不妨，是其時。又僕嗜詩文，嘗樂洛得從勝己者遊，非專己自是者比，是

其人。以是三者，宜乎來諭云云。乃爾也。抑知有大不然者乎？僕負性素拙，且介足下所知，雅不樂遊尊顯者門。或當遷除，朝潮參後，故例必往謁，不獲已，問道已經，得其狀，赧甚，然不可免也。姑造擊去焉，則必先賄閹音者，爲婉詞求其通。閹者猶不遽達，直曰：『屬方有公事，君且去。』約以他日。既不敢強，擊上復擊去不敢違約。如期往，或不值，值矣，則下馬拱立門外。閹者將刺入，良久，始出報曰：『屬方倦，少憩也。』或曰：『甫進餐。』或曰：『方與某客談未竟，君姑俟。』乃引至別室中，几席略不備，苟然命坐。良久，口且燥，腹且饑，或疲欲就臥。當此之時，面目不可以告妻子，每憤起欲棄去，不顧度鐸於理又不可，勉俟之。良久，閹者趨前曰：『請見矣。』急從之入。相見時，尊顯者禮殊簡貴，坐定，慰勞擊去外，寥寥數語，都不及文字。然公卿大臣，立功報主，是其職也，固不當仍話措大生計。乃修己治人之方，經時濟物之道，略不一進教之。豈我輩未可與言耶？抑尊卑相見之禮，自古而然耶？茶罷，三揖而別，如是而已。如是者一旦甚，其可再乎！

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，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。一旦以閒署郎官驟通其門，而曰余以文章求教者也，誰則信者？且既無以厭闔者欲，初至必姑辭之；再則且箕踞_據以對；三往，鮮_上不笑且罵之矣。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，然謁者之難，昔人已歎之。況我輩尙未得入其門，登其堂，奉其色笑，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哉！僕性既拙且介，不工爲佞，一旦作此舉動，足未進，口未言，面已發赤。即使請益有獲，所得幾_上何，所喪_去已大，以是離羣索居，不能坐進於此道，明矣。

且夫文章信有師承，抑師又何常之有乎？韓得於左，柳得於國，廬陵得於西漢，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，固未嘗親炙其人，受其提命者也。昔有行路得師者，今名公卿手筆，固所景慕。然得其詩若文，讀而私淑之，足矣；無已，更進而求之，亦足矣。外以欺於人，而內以欺於心，則豈鄭子所敢出哉！足下深於古者也，肯_同進而教之，以匡所不逮，亟請得執鞭以從。

作者自云：『此書略盡予腹中事。予前後晉京五六年，執卷以見者，惟鄉試座

主及同鄉前輩一二公。最後得雲汀先生，予願足矣。然予之文終得之琉璃廠書肆之中，非常有師也。且必賓賓焉學之。先生之言，又安得有文哉！

【註釋】【清署】職務清閒之署也。鄭時官禮部郎中。

【長安】借指京師。

【措大】謂士也。《海錄碎事》窮措大，眼孔小；與

錢十萬貫，塞破屋子矣。

【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】《戰國策》蘇秦之楚，三日乃得見王，曰：『楚食貴於玉，薪貴如桂，謁者難得

見如鬼，王難得見如天帝。』

【離羣索居】《禮記檀弓》子夏曰：『吾離羣而索居，亦已久矣。』

【韓得於左四句】夢看申

涵光與朱錫鬯書、左國史、漢、韓、柳、歐、蘇註。【親炙】親近而薰炙之也。【提命】謂耳提而面命也。

寄譚十一兄左羽書

左羽名瑄，康熙舉人，官至禮科給事中。有涵萬樓疏稿。

朱彝尊

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浙江秀水人。年十七，棄舉子業，肆力古學。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，以布衣入翰林，官檢討。著有

曝書亭集、經義考、明詩綜等。

江生自昌平至，述十一兄比

避

來頗有不豫之色。叩其故，則以賢主人好音

樂，延吳下歌板師，所進食單，恆倍主客之奉，思辭之歸。弟以爲不足介意也。

昔者孔子以燔

煩

肉不至行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，則以先至後不至，先設後

不設，是謂禮貌衰，則去之；去之固宜矣。在易同人之象曰：『君子以類族辨物。』蓋物各有族，在人類而辨之，君子惟自審其分切扶問處摩上焉，斯無不自得矣。

不觀夫昏者乎？娶妻而納采，儷皮純同帛可也。至於買妾，有費百金者；若欲落營妓之籍，非千金不可。其流愈下，其直益高，禮固有以少爲貴者，且歌板師之教曲，在兄未適館以前，主人既置之別館，不與同席，每食但與兄偕，則能類族辨物矣。食單之豐，譬如以魚飼寺狸，以肉餵委犬，於兄何損焉？孟子有言：『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。』兄若引去，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，其可哉？故特附書左右，惟垂聽焉！

譚亦有守之士，文亦規勸得體。先生不以文名，而文亦簡潔可喜。

【註釋】【昌平】清州，屬順天府。今改縣，屬河北省。【燔肉不至】孔子相魯，齊人恐，遣魯君女樂以沮之。季孫偕魯君往觀

終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『夫子可以行矣。』孔子曰：『魯今且郊，如致燔于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。』乃竟不至，孔子遂行。【醴酒不

設】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，俱受詩浮邱伯，及王卷，以三人爲中大夫。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爲設醴。及孫戊卽位，常設，後忘設焉。穆

生退曰：『可以逝矣。醴酒不設，王之意怠；不去，楚人將鉗我於市。』【禮貌衰則去之】（孟子告子篇）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就之；禮貌衰，則去之。【君子以類族辨物】族，聚也。言君子於類聚之中，仍分別流品也。【納采】（儀禮士昏禮納采注）使人納其采擇之禮。疏：納采言納者，以其始相采擇，恐女家不許，故言納。今人作采，爲采幣之采。【儷皮】儷，偶數也。上古未有布帛，衣鳥獸皮，故以爲禮。《譙周古史考》：伏羲制嫁娶，以儷皮爲禮。【純帛】（周禮媒氏）凡嫁子娶妻，入幣純帛，無過五兩。（註）純實緇字。納幣用緇，婦人陰也，凡娶禮必用其類。【妓】女樂也。漢武始置營妓，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。見《漢武外史》。【飲食之人則人賤之】（孟子告子）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，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

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

荆璞爲鼎元兄廷珍之字。以征臺灣功，官至福建水師提督，卒諡襄毅。

藍鼎元

字玉霖，號鹿洲，福建漳浦人。由拔貢薦授普照知縣，官至廣州知府。著有平臺紀略、東征集、鹿洲公案、棉陽學案、鹿洲初集等書。

晨興出門，聞市人偶語：『臺灣有變，賊首姓朱名一貴，已戕命官，踞臺郡。』此異事也，早料海疆宜急綢繆。兄前月舟中聞雷，弟已閒談及之。曾幾上聲何時，東方果有兵事，不幸言之偶中。去聲實兄建功立業之秋也。屈指浙閩諸將帥，去聲可屬獨大事，無如兄者。羽書徵調，當在旦晚，宜亟整甲帳，具脯甫繡備，鍛斷戈矛，選兵

配艦，以待出師。大丈夫得提三尺，為擊去國家誅亂討賊，奠安桑梓，何其壯也！

制府滿公，智深勇沈，平可與共事。但省會隔遠，鞭長不及，兄宜指陳事勢，請

其移駐廈門，就近督事，面商調度。內有制府彈壓指揮，兄可一意前驅，無呼應不靈之患；外有吾兄統兵殺賊，制府可高枕無憂，繕飛報大捷之疏矣。弟雖不才，將鼓棹而觀之！

寥寥數語，志氣無敵，是淮陰登壇武侯出隆中時景象。

【註釋】【臺灣】海中大島，在福建省東，本為中土。清光緒甲午，割讓日本。【朱一貴】臺灣知府王珍，稅斂苛虐，濫捕結會及

私伐山木者二百餘人，處以死刑。鳳山縣民黃殿等，利用一貴朱氏，稱為明裔，奉之起兵。凡七日而全臺盡失。【舟中聞雷】不當

雷而雷，為臺灣變亂之先兆。【羽書】軍中文書。有急事，則以鳥羽加插之，名曰羽書。【脯】乾肉也。【糲】乾飯行軍用之。

【鍛】鍛鍊而使之鋒利也。【三尺】謂三尺劍。【桑梓】（詩小雅）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以桑梓為父輩之所樹，故謂已所

生之地曰桑梓。【滿公】名保，時為浙閩總督。制府，即總督之稱。【移駐廈門】廈門，清屬，今福建思明縣。時滿保已飛檄調廷

珍而自兼程赴廈，令廷珍總統水陸官軍。

為學一首示子姪

此亦書牘類之一體，為長者書以示子姪者，與贈序之勉勵人者頗相似。

彭端淑

字樂齋，四川丹稜人。雍正癸丑進士，官兵部主事。有白鶴堂集。

天下事有難易乎？爲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爲，則易者亦難矣。人之爲學有難易乎？學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學，則易者亦難矣。吾資之昏，不逮人也；吾材之庸，不逮人也；且且而學之，久而不怠焉，迄乎成，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。吾資之聰，倍人也；吾材之敏，倍人也；屏丙棄而不用，其昏與庸，無以異也。聖人之道，卒於魯也傳之。然則昏庸聰敏之用，豈有常哉？

蜀之鄙有二僧：其一貧，其一富。貧者語釋去於富者曰：『吾欲之南海，何如？』富者曰：『子何恃而往？』曰：『吾一瓶一鉢撥足矣。』富者曰：『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，釋去猶未能也；子何恃而往？』越明年，貧者自南海還，以告富者。富者有慚色。西蜀之去南海，不知幾釋上千里也，僧富者不能至，而貧者至之。人之立志，顧不如蜀鄙之僧哉！是故聰與敏，可恃而不可恃也；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，自敗者也。昏與庸，可限而不可限也；不自限其昏與庸，而力學不倦，自力者也。

最足醒人，妙不詞費。

【註釋】「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」魯，鈍也。孔子之門弟子三千，參以魯聞，而傳道乃在參。參，曾子名。

【蜀】今四川省。

【鄙】邊鄙也。

【南海】今浙江普陀山。

【自力】言能自勉力也。

與友人書

陸繼輅

字祁孫，江蘇陽湖人，舉人。著有崇百藥齋文稿。

侷烹來，言所治地僻而土瘠，城中居民不及百家，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，才大不可以簡縣屈，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遷，其可。足下遂瞻顧不行。僕聞之，未以為信。何者？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，可專志為治；土瘠則民無驕奢淫蕩之習，而教令易去行。此正宜足下所樂。洛乃自春徂夏，猶未上上事，是非徒有所瞻顧，而實自薄之，不屑往也。果爾，則足下之才，方今郡守監司，不逮什百者，何可數計；而足下乃浮湛同縣令，將并薄之不為耶？

向在京師，見牧令謁吏部出者，欣戚之意，判然見去於顏色。叩其故，則曰某

地官富，某地貧，訟言而不諱，吏習如此，可爲深歎。豈足下胸中，亦有此等計較。未能悉化耶，抑別有他故？望卽裁答，毋令平聲久蓄此疑！

此邑令之通弊也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。

【註釋】【伴】僕役也。【大府】清代以之稱總督巡撫。【繁劇】劇，猶甚也。指煩雜最甚之縣。【簡縣】事少之縣也。

【治獄待遷】蓋在省會任發審委員，候繁缺而遷調也。【瞻顧】東瞻西顧，不能決也。【郡守監司】郡守，前清之知府。監司，

謂監臨而何察之也。司與何通。清外官自道以上至督撫，通稱監司大員。【謁吏部】舊制，補官出於吏部。謁，進見也。

復彭麗生書

曾國藩

字伯涵，號瀚生，湖南湘鄉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官至武英殿大學士，兩江總督。以平洪楊功，

封一等毅勇侯，世襲，卒諡文正。著有詩文集奏議劄記各種。

前承惠書，存唁彥不孝；頃又蒙手書，所以期助旭故人，甚篤且勤。國藩積愆

叢慝，無實行擊去聲而盜虛聲，爲神明所不容；乃不隕滅我躬，而延禍於吾母，椎除爲切

心悔憾，蓋不得自比於人數，其又何經濟之足言！願如足下所稱，今日不可救藥

之端，惟在人心陷溺，絕無廉恥云云，則國藩之私見，實與賢者相照文上聲合。

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

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入聲得。或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以

去以死，而貪饕酒退縮者，果驥襄首而上騰，而富貴，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

爲浩歎者也！足下與某公書，言之至爲深痛。積年痒通癢疥，爲去聲君一搔，憂患餘

生，得少快慰。國藩來此，蓋以鄂中失守，恐其回竄，不得不出，以自別於畏死者之

徒。至於求有補濟，則骯尤髒非之性，將以方柄芮周旋於圓鑿漕之中，亦知其鉏

助呂切鋸語而鮮上聲當去聲矣。

刻下所志，惟在練兵除暴二事。練兵則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；除暴則借

一方之良，鋤一方之莠。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，佐我不逮，先與以一書，然後剴

咳切示諭之。年來飽更平聲世故，又經憂患，齒髮稍侵，精神頹敗。幸故人一來顧我，

相對敘論，收召散亡之魂魄，被拂濯如山之塵垢，庶生新機而還舊識，卽拯時艱

於萬一，亦未可知。郭筠仙、劉霞仙、羅羅山，及平日交舊，都來此閒，尙望足下惠然命駕，無任佇企！

滿腹憤懣，盡情一洩。就文論文，入諸昌黎集中，恐亦不辨楮葉。

【註釋】【存唁句】弔生曰唁。存唁，謂存問而弔唁也。時國藩居母喪。【勛】勉也。【盜虛聲】後漢書黃瓊傳：處士純盜

虛聲。【椎心】言心如爲椎所擊也。椎，俗作槌。說文：鐵椎也。【經濟】經國濟世之具。

曰昭縫。【鄂中】謂武昌。【骯髒】硬直之貌。按航宜作抗。後漢趙壹傳：抗髒倚門邊。【方柄圓鑿】柄，木端之入孔處；鑿

其孔也。楚辭：圓鑿而方柄兮，固知其鉏鍤而難入。【鉏鍤】不相入之意也。【七年之病二句】語見孟子離婁篇。【郭

筠仙】名嵩燾，湖南湘陰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官至兵部侍郎，有養知書屋集。【劉霞仙】名容，字孟容，湘鄉人。官陝西巡撫，有

養晦堂集。【羅羅山】名澤南，字仲岳，湖南湘鄉人。以諸生從戎，死於洪楊之難。

贈序

甘衷素字說

此爲贈序類，與論辨類之說體不同。蓋解釋命名之義，而說以詔之也。

彭士望

字躬庵，一字樹廬，江西南昌人。明遺民。少有雋才。黃道周下獄，士望承父遺命，傾身營救，幾蹈不測。及道周贖

成事乃解。後從魏叔子講學翠微峯，在易堂中，所學尤以躬行爲本。著有恥躬堂集。

己酉春三月二日，吾友甘健齋之長上聲子表，生十六年而冠；去聲予既賓而冠

之矣。甘子請曰：『古者男子既冠而字，惟先生字之！』予作而應曰：『表亦聞萬

曆之季，天啓崇禎之間，士多負大名於世。初仕，起家爲令，爲理官，或選爲庶常中

博，上聲鮮上聲不重名節，不愛一錢，聽訟聰察，摘發若神。比避入爲臺諫，或待次爲坊，則

益刻厲。立殿陛，與天子宰相去聲爭是非，無少撓曲；卽廷杖詔獄，亦有所不顧。及踐

歷開府台司，公孤卿貳，外示儉約，持風裁；內漸發露，始復留意田宅好女子孫他

日之計。遇國家艱大事，輒規卸不欲爲，以爲吾今日去，已不失爲顯官，優游餘歲。

吾門生故吏，徧布海內，卽家居，猶盛氣勢。此自其爲童子諸生時，聰明才辨，爲者

碩所引拔，私相浸灌；益習爲強滑，議朝政，持當途要害。公卿畏其口，莫不倒屣到

門，已赫奕爲名士，踐歷樞要。幸寧沒盛平之世，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，顯稱

詡火羽切而陰私慕法，而不知其中之所挾持。當其外立名義，政聲爛然之時，已判

殊如圭璋之不可合。其用心若淵，所以蒙主上，誤民生，欺天下後世者，僅足以賣一己之聲名；而神明齷齪，本實傾邪，恆恟通怨於鬼神，或造聲去次見羞於妻妾。馴旬至甲申之變，取帝后及所有之天下而送之；而已所爲田宅好女子孫遠久之計，亦蕩析而靡遺。令聲平及見之，不無悔艾。而後之幸脫而繼起者，猶染其心傳而未有已也。此不亦修飾其外，而藏垢其中者之彰明較著者乎！

表今冠，當出門履錯之初，其平日講貫於父師，誦習於古往者，於善惡影響言行聲去樞機之故，必聞之既熟；而予獨發輓近百餘年聞聲去人華士之隱，以爲表元吉之牴。古沃切秦之庭懸照膽之鏡，以知其人之忠邪；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，以審其腠。淺理溫涼虛實之所在。人之心，隱重聲平膈隔而莫窺，亦復揭居謁切日月而無可遁，惟坦然潔白，人皆見之。則凡言之背馳，聲勢之苟得，必有所畏恥而不屑，而後此之盛德大業，猶繪事之於素，未有不由此者也。爰命表字衷素，以復於甘子，爲之說。

此與魏叔子續續朋黨論一例刻酷而千回百轉，只用一筆寫出，尤奇。

【註釋】【甘健齋】名京，南豐人。【冠】加冠於首曰冠。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禮。【賓而冠之】古者冠禮，筮日筮賓，所以敬冠事。筮賓，筮其可使冠子者。（儀禮士冠禮）前期三日，筮賓如求日之儀。【既冠而字】（禮曲禮）男子二十，冠而字。（儀禮士冠禮）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【萬曆】明神宗年號。【天啓】明熹宗年號。【理官】治獄官。【庶常】翰林院庶吉士之稱。【中博】謂中書及博士也。明置內閣中書，又有國子博士，太常博士。【臺諫】御史爲諫諍之職，所居之署，漢稱憲臺。後漢以來，謂之御史臺，故稱臺諫。【待次爲坊】次，官之次序也。（宋史呂大臨傳）待次之吏，歷歲不調。坊，謂開坊也。舊制，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得升轉者，謂之開坊，因修撰等升階，必經詹事府。詹事府爲春坊，故名。【開府台司】開府，謂開建府署，辟置僚屬。漢制，惟三公開府；魏晉以後，開府者益多，故別置開府儀同三司之名。晉羊祜督荊州，亦以將軍開府，故後世稱督撫爲開府。台司，三台三司，均謂三公也，言儀制與三公同也。【公孤】（明史職官志）太師太傅太保，爲三公；少師少傅少保，爲三孤。掌佐天子理陰陽，經邦弘化，其職至重。【卿貳】貳，卿佐。（明史職官志）大理寺卿一人，左右少卿各一人；太常寺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；光祿寺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；太僕寺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；鴻臚寺卿一人，左右少卿各一人；尙寶司卿一人，少卿一人。【風裁】猶言氣節。（北齊書李義深傳）義深族弟神威，幼有風裁，傳其家業。【規卸】規，規避。卸，脫卸也。謂不任當任之事也。【耆碩】耆老碩德之人。【倒屣】（魏志王粲傳）蔡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門，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曰：『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』【赫奕】赫，盛也。奕，大也。【樞要】政令集中之處，曰樞要。【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三句】冒，蔽也。言其名猶足蔽庸人之識，顯其稱譽，而暗中效法也。【圭璋】王之刻上者爲圭，半圭爲璋。【用心若淵】言其用心之深。【恫】痛也。【造次】急遽之

時也。(論語里仁)造次必於是。【甲申】即崇禎十七年。時李自成陷京師，懷宗自經於煤山，皇后及宮人魏氏、費氏皆死之。

【履錯】(易離卦)初九履錯然，敬之无咎。(疏)履錯然者，身處離初，將欲前進，其道未濟，故其所履踐，恆錯然敬慎，不敢自寧也。【元吉

之惜】(易大畜)童牛之牯，元吉。案元吉，謂大吉也。牯，牛馬牢也。謂牛自幼即禁之以牢，喻人於幼時受管束，故大吉也。【秦之庭

懸照膽之鏡】(西京雜記)始皇有方鏡，照見心膽。女子有邪心，即膽張心動，乃殺之。【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】(史

記扁鵲傳)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：『飲是以上池之水，三十日，當知物矣。』乃悉取其禁方書，盡與扁鵲，忽然不見，殆非人也。

扁鵲以其言，飲藥三十日，視見垣一方人。以此視病，盡見五藏癥結，特以診脈爲名耳。【猶繪事之於素】(論語八佾篇)子曰：

繪事後素。(註)繪事，繪畫之事也。後素，後於素也。(考工記)曰：繪畫之事，後素功。謂先以粉地爲質，而後施五采。猶人有美質，然後可加

文飾。

送杜審舒歸里序

贈序之體，貴在援引古義，以致其諷勉之旨，蓋古人臨別贈言意也。

施閏章

字尙白，號愚山，安徽宣城人。順治六年進士。康熙十八年，召試鴻博，官至侍讀學士。與宋琬齊名。著有學餘堂文

集二十八卷，詩集五十卷。

杜生審舒自齊歸，施子贐

精上聲

焉司橐

拓

者以匱

巨位切

告。杜生謝，且蹙

促

額

曰：『先生念我則至矣，然竊疑厚人而忘己也，意者太左計。』

施子曰：『若以我爲過廉乎？予蓋天下之貪夫也！子何敝敝然爲我謀？』杜生口吐區色變，久之曰：『從先生官三年矣，事大小罔弗知也，所與交游，虛往實歸者衆矣。而先生橐中無長聲去物，以幣進，則拒之，惟恐不速；焦形槁顏，手校讎而口伊吾。夫子病矣！如是而謂貪，將陽拒而陰納與，敢問其說？』

施子曰：『噫！何子之泥聲去於言貪也？夫取而不能有者，非貪也；不取而有之，

人不能奪焉者，貪之至也。莊子曰：『君子內無飢寒之患，外無劫奪之憂。』子不

見夫今之鼎食而覆餗束者乎？戕其軀籍其家以沈其宗者，比比矣。其始不過競

筐篚之私，卒以捐其所甚愛而不遑恤。夫人捐其所甚愛，至於棄身家，舍聲上妻子，

謂之能貪，則不可。予鄙人也，未就事而先飲冰，其行若躓，其居若墜，其獨處若羣

闕；先人後己，亦夷亦惠；憂讒畏譏，補缺修弊。籛盈有一金，而不知所置。予蓋患得

患失，見鄙於尼父甫者也。然而疾風震雷，守之晏如，飽食高坐，進退生徒。陟泰岱，

觀滄海，謁闕里，陳詩書，搜討舊籍，累檀讀連車，寸縑兼尺楮楮，並蓄兼儲，盜不睥

嬾
睨，詭阻御切。民不咒詛，阻御切。人見不足，我見有餘，此亦貪之至也。

且夫名浮其實者，德之欺也；勉乎其職而不能盡其道，事之末也。吾目迷五色，而不蒙失人之誚；行忝顏閔，而竊附有道之林。吾循孔氏之門牆，而惴惴之瑞切然，懼其不能入也。奉命而出，終事而歸，所得侈矣，況敢自以爲廉乎！子貌朴而志端，歸而修業，亦務守其不可奪者已矣。何敝敝然爲我謀？杜生聞之喜曰：『吾乃知先生之所以爲貪。』於是酌酒別去。明日，次其語，追而送之濟水之上。詮解貪字，別有會心，先生之自道，正先生之醒世處。

【註釋】【贖】送行者之禮也。【藁】無底曰藁。【匱】乏也。【左計】謀畫不中事也。【敝敤然】敤通弊。敤敤然，猶皇

皇然也。【長物】（世說新語）平生無長物。（正韻）長，多也，冗也，剩也。【手校讐而口伊吾】校讐，校對文字，嚴若仇讎也。伊

吾，讀書聲。【泥】拘泥也。【鼎食】列鼎而食，指大官言。【覆餗】餗，鼎實也。（易鼎卦）「鼎折足，覆公餗。」言鼎既折足，則實

其中者必覆。喻當大任而債事也。【筐篋之私】筐篋，竹器；方曰筐，圓曰篋。言微利也。【飲冰】（莊子人間世）「葉公語沈諸

梁曰：朝受命而夕飲冰。」喻心冷而無所欲也。【亦夷亦惠】伯夷，聖之清；柳下惠，聖之和。言學夷學惠，亦清亦和也。【箴】竹器，

箱屬。【患得患失見鄙於尼父】尼父，孔子也。（論語陽貨）子曰：『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！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

之。【晏如】猶安然也。

【泰岱】泰山也，在山東泰安縣北。

【闕里】在今山東曲阜縣城內，孔子故宅。

【累檣連車】檣，

藏物之器，以木爲之。累檣連車，言書之多。

【睥睨】邪視也。

【顏閔】顏回，字子淵；閔損，字子騫。皆魯人，孔子弟子。

【奉命而

出終事而歸】按先生曾任山東學政。

【濟水】亦稱洸水，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，東南流，爲豬龍河，入黃河；其故道與黃

河並行入海，今下游爲黃河、大清河、小清河所佔。

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

汪 琬

見論辨。

諸曹失之，一郡得之，此十數州縣之慶也；國家得之，交游失之，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。

吾友王子貽，年少聲去而才，既舉進士，於甲第當任部主事，而用新令，出爲推官揚州，將與吾黨別。吾見憾者方在燕聲平市，而慶者已翹足企首，相望江淮之閒矣。

王子勉旃！專事上宜敬，接下宜誠，蒞事宜慎，用刑宜寬；反是，罪也；吾告王子

止此矣。朔風初勁，雨雪載塗，搖策而行，努力自愛！

極似昌黎集中簡短文字。

【註釋】【諸曹】分職治事之官署曰曹。漢書薛宣傳：「坐曹治事。」清時各部司官曰部曹。起六句一幸一惜，幸者公而惜者

私也。【王子貽上】王士禛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。順治十五年舉會試，越三年，選授揚州推官。後官至司寇，以詩名。【於

甲第當任部主事三句】唐時試進士，凡經策全通爲甲第，通四以上爲乙第。見唐書選舉志，謂依據舊時功令，則王當任部

主事，而出爲揚州推官，則遵新頒功令也。【推官】清初官名，如今之司法官。【燕市】指舊京師。【勉旃】旃，助詞。【雨雪

載塗】（詩小雅）「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。」載，滿也。【搖策而行】策，馬鞭也。

送龔汝量之崖州序

崖州，清直隸州，今爲縣，屬廣東省。

嚴虞惇

字寶成，一字思庵，江蘇常熟人。康熙丁丑進士，授職編修，累遷至太僕寺少卿。癸巳典試湖廣，因銜銜盡瘁，出

闕十日而卒。虞惇博通經史，工詩古文詞，著有詩經質疑、文獻通考詳節數十卷、嚴太僕集十二卷行於世。其他散帙未刊

者藏於家。

崖州去京師萬里，在大海之中，黎獠^老之與居，龍蛇之與游，龔生以仕往，仕

贈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

七七

又卑，其**羶**古艱字乎哉！古之仕者，居其官則思盡其職。巡檢官雖卑，主督捕盜賊。海

盜藪也，附以黎，雜以獠，以卑官主之，羶乎哉！然而生固長於才，家貧，能奔走四

方以養其親，又能邀一命以爲親之榮，其遇盤錯入聲根節，裕如也。古之仕而顯名

者，或起於游徼叫，或起於嗇色。夫，生其勉乎哉！

生行矣，五嶺之高奇，百粵之阨塞，與夫山川變怪，鰐音岳魚颺具風，可喜可

愕岳之狀，生，工詩者也，其爲我敘而記之！

極意摹倣昌黎，神似非貌似也。

【註釋】【大海】南海也。

【黎】即後漢之俚人，見（廣東通志），粵俗呼山嶺爲俚，黎居其中，因譌爲黎。今居瓊崖五指山。

【獠】巽峒之蠻也，雲南省亦有之。

【巡檢】清制，知縣以下，設巡檢分駐佐理，禁受理詞訟。

【盜藪】藪，物所聚也。盜藪，言盜賊

所聚處。

【一命】初命也。

【盤錯根節】（後漢書虞詡傳）「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難，臣之職也。不過盤錯根節，何以別利器乎！」

按盤與蟠通，曲也。錯，物理麤也。

【裕如】言有餘也。

【或起於遊徼】邇卒曰遊徼。（後漢書臧宮傳）少爲縣亭長遊徼（註）每

鄉有游徼，常循禁姦盜也。

【或起於嗇夫】嗇夫，官名。漢書百官公卿表，鄉有嗇夫，職聽訟收賦稅。

【五嶺】（裴氏廣州記）

「大庾、始安、臨賀、桂陽、揭陽，是爲五嶺。」按大庾在江西大庾縣南，與廣東南雄縣分界；始安一名越城，在廣西興安縣北；臨賀一名萌

渚，在湖南江華縣西南；桂陽一名騎田，在湖南郴縣南；揭陽一名都庸，在湖南永明縣北；皆南嶺諸山之高峻者。而大庾，騎田，並爲入廣之官道，文故云。

【百粵】粵，亦作越，種族名。古時江、浙、閩、粵之地，皆爲此族所居，如於越在浙江，閩越在福建，揚越在江西，南越在廣東，駱越在安南，總名之曰百粵。

【鱧魚】爬蟲中之猛惡者。形似蜥蜴，口互，齒銳，皮韌，鱗甲堅硬，四足，常潛伏水邊，攫取動物。

【颶風】海中大風也。（南越志）「颶風者，具四方之風也，常以五月六月發。」崖州東北有迴風嶺，颶風至此而止。

【愕】驚駭也。

送夏進士序

夏進士，名璜，錢塘人。

龔自珍

見論辨。

乾隆中，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，上詢之，以書生對。上曰：「是胡害，朕亦一書生也。」大吏悚然，嗚呼！大哉斯言，是其炳六籍，訓萬禩祀同矣。

嘉慶二十二年春，吾杭夏進士之京師，將銓縣令，紆于道別余海上，相與語

益進，醉粹然愉怡謾縮然清，論三千年史事，意見或合或不否，輒貽答去然以懽。

余曰：「是書生，非俗吏；海上之人，以及鄉之人，皆曰非俗吏之京師，京師貴人長聲上者，識予者，皆識進士，亦必曰非俗吏也。雖然，固微窺君，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

者，又若有所諱，夫書生者，暴僕於聲音笑貌焉。天下事，舍書生無可屬；真書生又寡，有一於是，而懼人之訾已，而諱之耶？且如君者，雖百人訾之，萬人訾之，嚙逆指而自誓不爲書生，以喙誨自衛，嘒嘒許么切然力辯其非書生，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！爲之而不肖，瘡愈通見其拙，迴護其拙，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。噫！以書生之聲音笑貌，加之以拙，濟之以迴護，終之以失所據，果爾，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。

新婦三日，知其所自育；新官三日，知其所與。予識進士十年，旣慶其祿之及，於吾里有光，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，行且一前而一却也。於其行，恭述聖訓，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。

就書生二字發議，對證付藥，深得箴規之旨。文亦推論盡致，辨才無礙。

【註釋】【朕亦一書生】

（東華錄）雍正十三年時，高宗已即位，有朕閱督撫奏屬員，每有書生不能勝任等語。夫讀書所

以致用，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，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？若以書生爲戒，朕自幼讀書宮中，實一書生也云云。【炳六籍】炳，明也。

六籍，六經也。言其言視六經爲更明也。【訓萬禩】禩，年也。【吾杭】定盦爲仁和人，仁和，清屬杭州府。夏進士亦杭人。【銓】選官也。【紆道】至京之路，不必經由上海，蓋因事紆道而來此也。紆，曲也。【海上】時定盦居上海。【睅然】潤澤貌。【謬然】峻挺貌。【胎然】直視貌。【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】言進士以書生爲不足稱，不欲人以書生稱之也。【以喙自衛】喙，口也。言辨其非書生也。【新婦四句】所自育，治家之善否也；所與，交遊也。【聖訓】指上朕亦書生也之言。【朋友贈行】（史記孔子世家）孔子去周，老子送之曰：「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，仁者贈人以言。」

中華書局出版

詩人柏蘭若 (新文藝叢書之一) 李萬居譯 一冊 五角

Sacha Guitry: Jean Pierre de Beranger

本書以法蘭西大革命時期最著名的歌者柏蘭若 (Jean Pierre de Beranger) 的生涯做材料。全書分為三幕，另序劇一幕，計有四場：序劇係敘述主人翁柏蘭若出世，第一幕則描寫青年歌者柏蘭若的詩歌備受世人之歡迎，以及他巧遇當時大臣達列朗的經過。第二幕描寫柏蘭若因謳歌民主政體和自由而反抗專治政治，熱愛祖國而面斥權臣，致遭當局之忌，被捕入獄。第三幕描寫當時法國青年詩人之革命熱，以及柏蘭若晚年對於政治的厭惡，結果乃逃入藝術之宮。

聖女的反面 (現代戲劇選刊之一) Francois de Curel 著 蕭石君譯 一冊三角

本劇係法國近代著名劇作家所作，著者 Francois de Curel 以分析婦女心理見長，文字與意境，亦富有詩的意境，更富有詩的天趣。劇中寫一失戀出家之女子，至經過十八年的寺院生活，而塵心仍不死，乃於返俗後，更演出絕大之悲劇，名貴冷豔，可以完全代表作者的作風。

威廉退爾 馬君武譯 一冊 三角

Schiller: Welhem Tell

此劇係德國文豪 Schiller 所作，描寫瑞士人企圖獨立反抗強權之偉蹟。其文字之美，譯筆之佳，吾國人讀之，當為之感奮興起。譯者自云：『予譯此書，不知墮過幾多次眼淚』，愛國青年手此一編，當與書中主人公一掬同情之淚。

劇本四冊

少年中國學會叢書

哈孟雷特 田漢譯 五角

William Shakespeare: Hamlet

哈孟雷特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，凡是讀過林譯的吟邊燕語，或英文本的莎氏樂府本事的，大都知道這個悲劇的內容。茲經田先生悉心譯出，信達雅順，兼而有之。愛讀莎氏劇本者，當以先觀爲快也。

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六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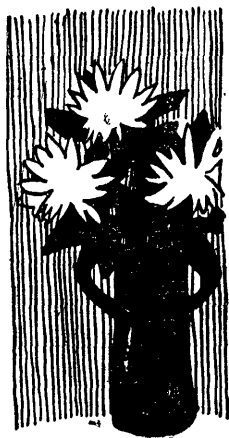
William Shakespeare: Romeo and Juliet

本劇述意大利威挪拉市一段殉情的慘史。孟，嘉兩家屢代相仇，後來孟家生了羅密歐，嘉家生了朱麗葉，偶然相遇，遂訂白首之約。女父強女另嫁，女不從，最後，朱羅兩人皆爲情死，而兩家亦以此和好。

沙樂美 田漢譯 六角

Oscar Wilde: Salome

此劇爲英國文豪王爾德之最大傑作，劇之全體，具有一種神祕的，妖異的，亞細亞底的芳香和色彩；復有琵琶士侶的插畫與之合奏，尤稱精絕。本劇國內各劇園已表演多次，博得觀衆之贊嘆。



琪琬康陶

Gabriele D'Annunzio: Gioconda

張聞天譯 五角

著者以生花之筆，描寫出火一般的熱情，使讀者不能不對於藝術的莊嚴爲之低頭崇拜。這部戲曲更是他的得意之作，內容描寫藝術與道德的衝突，和三角式的戀愛關係。文字的優美，技巧的純熟，爲近代文壇所罕見。

版出局書華中

世界文學全集

張夢麟譯 人與超人 (戲劇) 九角五分

G. B. Shaw: Man and Superman

本書以極幽默，極輕快的筆調，寫出他的極真摯的人生哲學，社會批評。這本書的內容，表面上是一齣英國現代社會組織下的一對男女戀愛的喜劇，骨子裏都是蕭伯納自身所謂蘇格拉底 (Socrates)，達爾文 (Darwin)，馬克斯 (Marx)，蕭伯納的哲學。我們不去管他這些哲學，這篇也是極使人發生快感的幽默喜劇，我們若從劇中體驗他的思想，更可知他對於近代文明的批評。蕭伯納一生最幽默，最獨創的警句和諷刺，都在這本書中借劇中男女的口吻，一一道出來了，是值得我們一讀的書。

麥夫譯 吃耳光底人 (戲劇) 五角

Leonid Andreyev: He Who Gets Slapped

本書為俄國大文豪安特列夫 (Andreyev) 所作的戲曲之一，計分四幕，內容是描寫一齣錯綜複雜的多角戀愛底悲劇，劇中有破落戶的伯爵，美麗天真的女王，勇悍的騎師，飽經人世憂樂的人，豪貴醜陋而熱情的男爵等，都被作者用譏諷而又表同情的筆致描寫出來。譯稿更易四次，復情人就俄文原作及法文譯本比勘校改，故極精確，且譯者又饒有舞台經驗，故譯文力求適合表演而又不失原作風格，實為譯本中所僅見。

中華書局出版

◆ 現代文學叢刊 ◆

梅特林劇曲選集 蕭石君譯 八角

Maurice Meaterlink: Théâtre de Meaterlink

本書共分四篇：第一篇且達凡爾的死，係描寫一個疑忌最深的女王，是世人所稱贊的象徵作品。第二篇羣盲，描寫一個為羣盲指導的牧師，死後一羣盲人無所歸宿的可憐的憧憬。第三篇阿格娜嫻與綏莉柔特，係描寫一樁三角戀愛的悲劇，確保情文並茂之作。第四篇斐列哀和梅麗沙，亦係描寫一樁可歌可泣的三角戀愛的悲劇。

從清晨到夜半〔戲劇〕 梁 鎮譯 三角五分

Georg Kaiser: Von Mongens bis Mitternachts

全劇分前後兩部，共分七幕。從清晨到夜半，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，愷撒却能運用着朴素的線條，經濟到不能再經濟的語句，抓住全部人生；不但抓住了，而且又表現給我們，使我們認識現實的社會。在這本書裏，我們可以見到愷撒怎樣寫成功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展開，怎樣描繪出現代都市的腐蝕生活，怎樣在朝弄拜金主義。

季革斯及其指環〔戲劇〕 毛秋白譯 三角五分

Friedrich Hebbel: Gyges und Sien Ring

作者注意藝術良心，故所著的劇本，無一不是傑作。尤其是本篇季革斯及其指環，是作者的才藝已達到了圓滿期的作品，所以更是傑作中的傑作。本篇以珠玉似的美麗詞句，把書中每個人物描寫得像浮雕一般顯明，至於心理描寫的精妙細緻，尤為德國文壇中稀有的作品。本書不獨為欣賞文藝者所愛讀，實可供從事文藝者的揣摩。

中華書局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5 6947B

62

②

標商冊註

